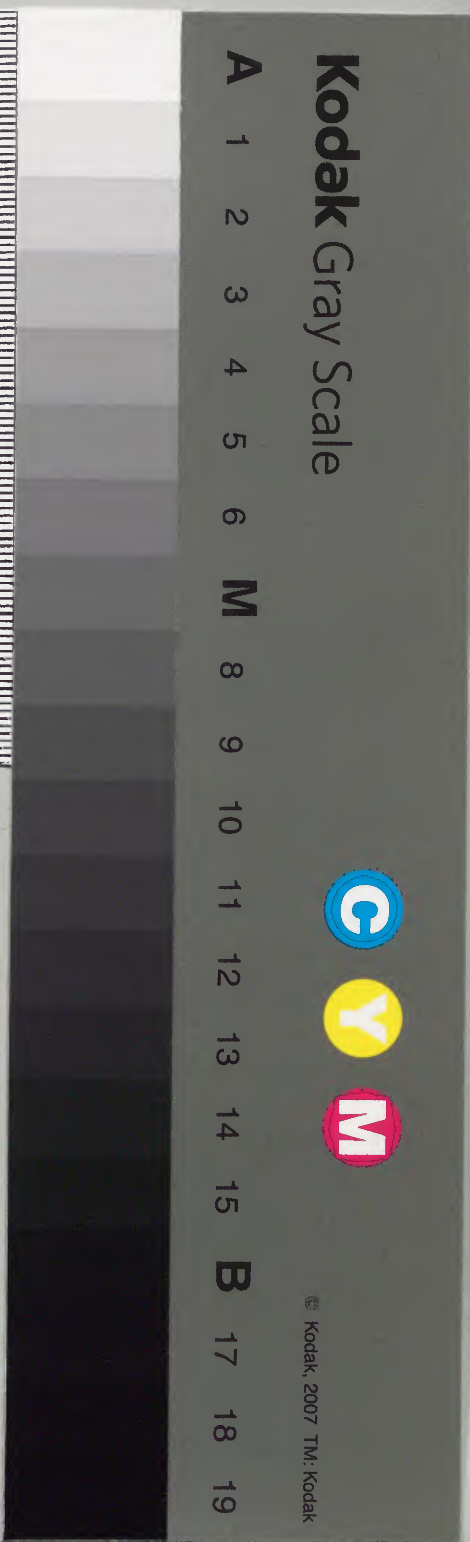


宋史

卷一百二十五之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333)
函號	10	1



宋史卷一百三十

禮志第七十三 三平文庫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事前行書省丞相監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禮二十三 賓禮五附錄

羣臣上表儀

宰臣赴上儀

朝省集議班位

臣僚上馬之制

臣僚呵引之制

羣臣上表儀通禮守宮設次于朝堂文東武西相對爲首設中書令位于羣臣之北禮曹掾舉表案入引中書

令出就南面立禮部郎中取表授中書令令卽受表入
奏其禮凡正至不受朝及邦國大慶瑞上尊號請舉行
大禮宰相率文武羣臣暨諸軍將校蕃夷酋長道釋耆
老等詣東上閣門拜表知表官跪授表於宰臣宰臣跪
授於閣門使乃由通進司奏御凡有答詔亦拜受於閣
門獲可奏者奉表稱賀其正至樞密使率內班拜表長
春殿門外亦閣門使受之又西京留守拜表儀制留司
百官每五日一上表起居質明並集長壽寺立班置表
于案再拜以遣其春秋賜服及大慶瑞並如之或令分
司官齋詣行在或止驛付南京留司約用此制若巡幸
東京則留司百官亦五日一上表起居並集大相國寺
其制羣臣詣閣拜奏者首云文武百僚具官臣某等言
常奏御者止云臣某言並稱尊號已有功臣爵邑者具
之狀奏者前後列銜不稱尊號亦云功臣爵邑其外又
有書疏奏劄膀子之類乾德二年令有司詳定表首太
常禮儀院言僕射兩省官品第二太子三師官品第一
品位雖高而南省上臺爲尊合以僕射克首若專以品
秩爲定則諸行侍郎品第四列於諸司三品卿監之上
不可以品序爲準按唐貞元六年詔每有慶賀及諸臣
上表並合上公爲首如三公闕以令僕行之中書門下

列貢章表則僕射是百僚師長難同官僚之例詔百官
集議翰林學士陶穀等曰按唐制上臺東宮並是廷臣
當時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為正宰相貞觀末帶同中
書門下三品者方為宰相今僕射既非宰相合在大子
三師之下理固不疑若以官僚非廷臣即宰相豈當兼
領今若先二品而後一品升後列而退前班紊其等威
事恐非順請以太子三師為表首竇儀等曰東宮三師
為表首論討故典實皆無據左僕射當為表首者其事
有六按六典尚書為百官之本今自一品至六品常參
官皆以尚書省官為首則僕射合為表首一也又唐制

上表無上公即尚書令僕以下行之其嗣王合隨宗正
若有班位合依王品則嗣王雖一品不得為表首二也
僕射位次三公合為表首三也况僕射為百僚師長東
宮三師非師長之任四也晉天福中詔謝賀上表上公
行之如闕即今僕射行之五也立制之班卑者先入後
出尊者後入先出今東宮一品立定僕射乃入僕射既
退東宮一品乃出且在兩省之後六也詔從儀等議以
僕射為表首焉

宰臣赴上儀開元禮有任官初上相見之儀宋制凡牧
守赴上多仍州府舊禮臺省之制宰相親王使相正衙

謝訖出文德殿便門至西廊堂後官兩省雜事迎參至
中書便門兩省官迎班升都堂與送上官對揖見任侍中中書
今同平降階又與送上官對拜訖分東西升坐于牀兩
章事者

省雜事讀案堂後官接案摺笏頂筆判署凡三道一司
天監壽星見二開封府嘉禾合穗三澶州黃河清並判
準始謝送上官訖三司使學士兩省官待制三司使副
升堂展賀百官先班中書門外上事官降階百官入直
省官通班贊致賀歸後堂與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
使相見會食訖退建隆三年中書門下言準唐大成元
年詔故事藩鎮帶平章事合於都堂視事刊石以記官

族輸禮錢三千貫近年頗隳舊制自今藩鎮帶平章事
者輸禮錢五百千刻石記歲月其錢以給兩省公用望
舉行之詔自今宰相及樞密使兼平章事侍中中書令
者輸禮錢三百千藩鎮五百千刻石以記如舊制增秩
者不再輸舊相復入者輸如其數乾德二年置參知政
事就宣徽院赴上而樞密使副止止事于本廳後以曹
彬兼侍中為樞密使特令赴中書上事大中祥符中詔
自今宰相官至僕射者並于中書都堂赴上不帶平章
事亦令赴上有司上儀注宰相用常儀僕射本省上日
郎中員外班迎于都堂門內尚書丞郎于東廊階上稍

近班迎揖金吾將軍升階展拜賀禮生贊引主事讀案
見任中書樞密使相前任中書門下並不赴餘如宰相
之儀上訖與本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諸司三品以
上會食右僕射王旦克玉清招應宮使有司按故事宰
相凡有吉慶百官皆班賀詔以未葺攸司其班賀權罷
且赴上脩宮所特賜會丞郎三司副使以上悉預自是
宮觀使副上日皆賜會作樂天禧初太保平章事王旦
爲太尉國朝以來三公不兼宰相無赴上儀特詔有司
詳定就尚書省赴上百官班迎宰相而下悉集御史大
夫中丞知雜三院御史皆僚屬送上判案三道中丞以
上卽京府尹赤縣令諸曹節度刺史皇城宮苑使悉集
翰林學士入院日賜設惟學士中書舍人赴坐又資政
侍讀侍講龍圖閣學士直學士兼祕書監並赴上祕閣
及兩省五品以上任三館學士判官脩撰者皆賜設焉
朝省集議前代不載其儀宋初刑政典禮之事當集議
者先下詔都省省吏以告當議之官悉集都堂設左右
丞于堂之東北南向御史中丞于堂之西北南向尚書
侍郎于堂東廂西向兩省侍郎常侍給事諫舍于堂之
西廂東向知名表郎官于堂之東南北向監議御史于
堂之西南北向又設左右司郎中員外于左右丞之後

三院御史于中丞之後郎中員外于尚書侍郎之後起居司諫正言于諫舍之後如有僕射御史大夫郎于左右丞中丞之前如更有他官即諸司三品于侍郎之南東宮一品于尚書之前武班二品於諫舍之南皆重行異位卑者先就席左右丞升廳省吏抗聲揖羣官就坐知名表郎官以所議事授所司奉詣左右丞左右丞執卷讀訖授中丞中丞授于尚書侍郎以次讀訖復授知名表郎官將畢左右丞奉筆叩頭揖羣官以一副紙書所議事節署字于下授四坐監議御史命吏告云所見不同者請不署字以官高者為表首如止集本省官坐如常儀其知名表郎官監議御史坐仍北向惟僕射以上得乘馬至都堂他官雖同平章事亦止屏外明道二年尚書議莊獻莊懿太后升祔省官帶內外制兼三司副使承例移文不赴監議御史段少連以為官帶近職一時之選宜有建明不當反自高異乃奏議事不集以違制論從之集賢校理趙良規言國朝政事令敕儀制別有學士知制誥待制三司副使著位視品與前朝異固無在朝叙職入省叙官之說若全不論職則後行員外郎兼學士在朝立丞郎上入省居北駕下知制誥待制入朝與待制同列入省分厠散郎員外郎任三司副

使郎中任判官在三司爲參佐入本省爲正員所以舊
來議事集尚書省官帶職者不赴別詔三省悉集則及
大小兩省內朝官悉集則及學士待制三司副使更集
他官則諸司三品武官二品各以本司長官故事尚書
省官帶知制誥中書省奏班簿是于尚書省御史臺了
不著籍故有絕曹之語又凡定學士舍人兩省著位除
先後入外若有升降皆特稟朝旨豈有在朝入省迭爲
高下御史臺禮院詳定久不決判禮院馮元等曰會議
之文由來非一或出朝廷別旨或循官司舊規故集本
省者卽南省官集學士兩省臺官者容有兩制給舍中
丞集學士臺省及諸司四品以上者容有卿監集文武
百官之容有諸衛蓋謀事有大小集官有等差率繫詔
文乃該餘職少連以太常易名之細考功覆議之常誤
謂羣司普當會席列爲具奏嬰以嚴科遂使絕曹清列
還入本行分局常員略無異等請臣僚擬諡止集南省
官屬或事緣體大臨時敕判兼召三省臺寺卽依舊例
御史臺言今尚書省官任兩制者係臺省之籍無坐曹
之實論職官之言正爲絕曹者設豈可受祿則繫官定
奉議事則絕曹爲辭況王旦王化基趙安仁晁迥杜鎬
楊億皆嘗預議於尚書省故相李昉爲主客郎中知制

詔日屢經都省議事又議大事僕射御史大夫入省唯僕射至廳下馬于今行之所以重本省也故都堂會議列狀以品就坐以官忽此更張恐非通理禮官吳育曰兩省各有未安尚書省制度雖崇亦天子之有司在朝廷既殊班列入有司輒易尊卑是以朝省爲彼我官職分二事也兩制近職若有事議而去絕班不赴非所以求至當且知制誥中書省奏班簿是謂絕班翰林學士亦知制誥不絕班簿此因循之制非確據也縱絕班有例而絕官無聞一人命書三省連判而都無所繫止爲奉錢豈命官之禮今取典故中最明一事足以質定祥符五年僕射上事議絕班之官別頭贊引不與本省官同在迎班請凡會議省官帶近職者別作一行而坐自爲序別非以相壓若招兩制臺省諸司諸衛官畢集則各從其類自作一行書議如其位次詔尚書省議事應帶職官三司副使以上並不赴如遇集議大事令赴別設坐次是歲紫宸垂拱殿刊石爲百官表位三司使內朝班學士獨立石位門外亦班其上熙寧二年御史臺太常禮院詳定臣僚御路上馬之制近上臣僚及北使到闕並于御路上行馬中書樞密院執政官宣徽院御史中丞知雜御史左右金吾攝事官

清道者導從呵止依舊式其三司副使以上亦許出節
正任觀察使以上與合出節臣僚並許自宣德門外至
天漢橋北御路上行馬如從駕出入及宗室內庭諸官
院車騎並不在此限御史臺又言舊制百官臺參辭謝
臣僚于朝堂先赴三院御史幕次又赴中丞幕次得以
體按老疾今止于御史廳一員對拜不惟有失舊儀兼
恐不能公共參驗請如舊制朝堂拜揖遇放常朝卽詣
御史臺已而詔宰臣親王使相兩府宣徽使遇入樞密
院門許至從南第二門外上下馬又詔宰臣上馬樞密
院次之諸司又次之左右丞上下馬處並同兩省侍郎

御史臺言左丞蒲宗孟右丞王安禮賀僕射上尚書省
于都堂下馬按左右丞上下馬于本廳請付有司推治
安禮爭論上前以爲今日置左右丞爲執政官不應有
厚薄左右丞于都堂上下馬自此始尋詔執政官退朝
上馬宰臣于樞密院餘於隔門外都堂聚議退左丞于
門下侍郎廳右丞于中書侍郎廳品官詣尚書省上下
馬依雜壓大中大夫以上就第一貯廊監察御史以上
就過道諸六曹尚書侍郎卽大中大夫以上就本廳監
察御史以上就客位餘並過道門外政和朝參臣僚上
馬次序俟皇城門開樞密入次三省執政官次一品二

品文臣六曹侍郎殿中監開府尹大司成侍從官兩省
次百官御史臺編欄以次入其宰相罷政韓琦以司徒
節度判相州曾公亮以司空節度爲集禧觀使王安石
以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府曹佺以中書令
節度克景靈宮使韓絳以觀文殿大學士吏部侍郎知
大名府致仕太師文彥博來朝其大朝會班位儀物如
之吳育以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爲西太一宮使大
朝會綴中書門下班而已自是舊相按例重輕以特旨
行之

治平四年御史臺言慶曆中有詔詳定武臣出節呵引
之制節度使在尚書下三節節度觀察留後在諸行侍
郎下兩節觀察使在中書舍人下諸衛大將軍防禦團
練使在大卿監下內客省使比諸司大卿景福殿使比
將作監引進使比庶子在防禦使下以上各二節諸州
刺史諸衛將軍在少卿監下宣慶四方館使比少卿宣
政昭宣閣門使比司天監少監諸衛將軍上皇城使以
下諸司使比郎中客省引進閣門副使比員外郎樞密
都承旨司天少監下閣門使上副都承旨在閣門使
下樞密副承旨諸房副承旨在諸司使下以上並兩人
呵引當時已施行矣而皇祐編敕刪去此制請復舉行

禮志一百二十一終

宋史卷一百二十一

禮志第七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教廣慶

禮二十四 軍禮

禱祭 田獵

閱武 打毬

受降 林日伐鼓

獻俘

禱師祭也宜居軍禮之首講武次之受降獻俘又次之田獵以下亦各以類附焉軍前大旗曰牙師出必祭謂之禱後魏出師又建纛頭旗上太宗征河東出京前一

康熙二十五年重刊

宋史卷一百二十一

禮志

七十四

日遣右贊善大夫潘慎修出郊用少牢一祭蚩尤禡牙
遣著作佐郎李巨源卽北郊望氣壇用香柳枝燈油乳
粥酥密餅果祭北方天王咸平中詔太常禮院定禡儀
所司除地爲壇兩壇繞以青繩張幄帟置軍牙六燹位
版版方七寸厚三分祭用剛日具饌牲用大牢以羊豕
代其幣長一丈八尺軍牙以白六燹以皂都部署初獻
副都部署亞獻部署三獻皆戎服清齋一宿將校陪位
禮畢焚幣爨鼓以一牢又擇日祭馬祖馬社

閱武仍前代制太祖太宗征伐四方親講武事故不盡
用定儀亦不常其處鑿講武池朱明門外以習水戰復

築講武臺城西楊村秋九月大閱與從臣登臺觀焉真
宗詔有司擇地含輝門外之東武村爲廣場馮高爲臺
臺上設屋構行宮其夜三鼓殿前侍衛馬步諸軍分出
諸門詰旦帝乘馬從官並戎服賜以窄袍至行宮諸軍
陣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亘二十里諸班衛士翼從
于後有司奏成列帝升臺東向御戎帳召從臣坐觀之
殿前都指揮使王超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陣中
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如臺上之數以相應初舉黃旗
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
賊士譟聲震百里外皆三挑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

拜呼萬歲有司奏陣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詔止之
遂舉黑旗以振旅軍於左者略右陣以還由臺前出西
北隅軍於右者略左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南隅並凱旋
以退乃召從臣宴教坊奏樂回御東華門閱諸軍還營
鈞容奏樂於樓下復召從臣坐賜飲明日又賜近臣飲
於中書諸軍將校飲於營中內職飲於軍器庫諸班衛
士飲於殿門外神宗閱左藏庫副使开斌所教牌手於
崇政殿乃命殿前步軍司擇驍健者依法教習自是營
屯及更戍諸軍畿甸三路民兵皆隨伎藝召見親閱焉
凡閱試禁衛戍軍民兵總率第其精拙賜以金帛而超
等高者至命為吏選官其典領者優加職秩涇原經略
蔡挺肄習諸將軍馬點閱周悉隊伍有法人為樞密副
使因言於上而引試之舊以七軍營陣校試而分數不
齊前後牴牾命校試官采掇定為八軍法及軍法成頒
行諸路既又定九軍法以一軍營陣卽城南好草坡閱
之皆有賞賚其按閱砲塲連弩及便坐日閱召募新軍
時令習戰如故事建炎三年六月高宗諭輔臣曰朕欲
親閱武宰臣呂頤浩曰方右武之時理當如此祖宗時
不忘武備如鑿金明池益欲習水戰張浚曰祖宗每上
巳游幸必命衛士馳射因而激賞亦所以講武也帝曰

朕非以命諸將各閱所部人馬當召卿等共觀足以知
諸將能否後以巡幸不果行紹興五年正月始御射殿
閱諸班直殿前司諸軍指教使臣親從宿衛親兵并提
轄部押親兵使臣射射共一千二百六十人每六十人
作一撥遂詔戶部支金千兩付樞密院激賞庫充犒用
三月御射殿閱等子趙青等五十人角力轉資支賜錢
銀有差八月御射殿閱廣東路經畧司解發到韶州士
庶子弟陳裕試神臂弓特補進武校尉賜紫羅窄衫銀
束帶差充本路經畧司指使十四年十一月閱殿前馬
步軍將士藝精者賞有差自是歲以冬月行之號曰冬

教三十年十月御射殿引三衙統制同統制統領同統

領入內射射詔餘合赴內殿教人依年例支降例物令

逐司自行按試等第給散

舊例每歲引三衙官兵教是日引統制統領故有是詔

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御射殿隔門特坐引呈新舊

行門射射乾道二年十一月幸候潮門外大教場次幸

白石教場應從駕臣僚自齊曦殿並戎服起居從駕往

回內管軍御帶環衛官從駕宰執以下免從就逐幕次

賜食俟進晚膳畢免奏萬福并免茶從駕還內二十四

日幸候潮門外大教場進早膳次幸白石教場閱兵三

衙率將佐等導駕詣白石皇帝登臺三衙統制統領官

等起居畢舉黃旗諸軍皆三呼萬歲拜訖三衙管軍奏
報取旨馬軍上馬打圍教場舉白旗三司馬軍首尾相
接舉紅旗向臺合圍聽一金止軍馬各就圍地作圓形
排立射生官兵隨鼓聲出馬射獐兔一金止疊金射生
官兵各歸陣隊舉黃旗射生官兵就御臺下獻所獲帝
遂慰勞賜賚諸將鞍馬金帶以及士卒諸軍懽騰鼓舞
就列百姓觀者如山時久陰曠暨帝出郊雲霧解駁風
日開霽帝遣諭主管殿前司王琪等曰前日之教師律
整嚴人無譁囂分合應度朕甚悅之皆卿等力也琪等
曰此陛下神武之化六軍恭謹所致臣願得以此爲陛

下勦絕姦冗四年十月殿前司言相視
以東茅灘一帶平地可作教場已修築將壇將來三司
馬步軍並各全裝披帶衣甲執色器械至日先赴教場
下營排辦俟駕登臺聽金鼓起居畢依資次變陣教閱
所有聖駕出郊除禁衛外欲必本司入陣馬軍內摘差
護聖馬軍八百人騎弓箭器概作十六隊於儀齋前後
引從各分八隊隊各五十人往回松路各奏隨軍鼓笛
大樂及摘差本司入教陣隊內諸軍步親隨一千人并
統領將官三員至日先赴將臺下各分左右於後壁周
圍留空地三十步以容禁衛外作三重環立十六日車

駕至灘上諸軍人馬前一日於教場東列幕宿營是日
三衙管軍與各軍統領將佐導駕乘馬至護聖步軍大
教場亭更御甲冑至灘上皇帝登臺三衙起居畢權主
管殿前司王遠奏三司人馬齊舉黃旗諸軍呼拜者三
遠奏請從頭教中軍鳴魚倒門角旗出營馬步軍簇隊
成收鼓訖連三鼓馬軍上馬步人撮起旗槍四鼓舉白
旗中軍鼓聲旗應變方陣爲備敵之形別高一鼓步軍
四向作禦敵之勢且戰且前馬車出陣作戰鬪之勢別
高一鼓各分歸地分五鼓舉黃旗變圓陣爲自環內固
之形如前節次訖三鼓舉赤旗變銳陣諸軍相屬魚貫

列前節次後張至備敵之形亦依前節次訖王遠奏人
馬教絕取旨舉青旗變放教直陣收鼓訖一金止重鼓
三馬軍下馬步人簇落旗槍皆應規矩帝大悅犒賞倍
之士卒歡呼謝恩加儀鳴角聲簇隊訖放教拽隊步人
分東西引拽馬軍交頭於御臺下隨隊呈試驍銳大刀
武藝繼而進呈車砲火砲煙槍及楮山打圍射生馬步
軍統制官蕭鷓巴以所獲獐鹿等就御臺下進獻人馬
拽絕皇帝復御常服乘馬至車子院宣喚殿前司撥發
官馬定遠侯彥昌各賜馬一匹彥昌仍自準備將特升
副將進御酒上謂王遠曰今日教閱進止分合軍律整

肅皆舞之力也遠奏陛下神武四海共知六師軍容孰
敢不肅時賜酒俱以十分遠奏以軍馬事不敢飲帝曰
少飲之親減太半飲畢謝恩退又宣問主管侍衛馬軍
司李舜舉今日按閱之兵比向時所用之師何如舜舉
奏曰今日所治之兵皆陛下平時躬親訓練撫以深恩
賜之重賞忠勇百倍非昔日可比

其儀皇帝至祥臨殿行門禁衛等並六服

迎駕常起居皇帝至知閣門宮以下並戎服常起居訖
皇帝乘馬出從駕官從駕至候潮門外大教場御帳殿
下馬入帳更衣訖皇帝被金甲出帳行門禁衛等迎駕
奏萬福皇帝乘馬至教場宮下馬升臺入帳從駕官宰
執親王使相正任知閣御帶環衛官升臺於帳殿分東
西相向立管軍並令全裝云云甲帶御器械執骨朶升臺
於帳殿指南面西立俟入而官喝排立皇帝出帳行門
禁衛等迎駕奏萬福皇帝出帳門外引殿前馬步三司

統制統領官常起居訖次三司將佐以下聽鼓聲常起
居大殿帥執骨朶赴御坐前奏教直陣俟教閱畢再赴
御座前奏教圓陣俟教閱畢再赴御座前奏教銳陣俟
教閱畢再赴御座前奏教關畢歸侍立內侍傳旨與殿
前太尉某諸軍謝恩承旨訖轉與撥發官引三司統制
統領將佐再拜謝恩訖各歸本軍皇帝起入帳更衣訖
皇帝出帳
御茶床舍人贊就坐幸執躬身應喏訖直身立就坐進
第一盞酒起立整後俟皇帝飲酒訖舍人贊就坐躬身
應喏訖直身立俟宰執酒至接盞飲酒訖盞付殿侍次
舍人贊食並如儀至第四盞傳旨宣勸訖御藥傳旨不
拜舍人承旨贊不拜贊就坐第五盞宣勸如第四盞儀
酒食畢舉御茶床舍人分引宰執於帳殿重行立御藥
傳旨不拜舍人承旨訖揖宰執躬身贊不拜各祇候直
身立降踏道歸幕次皇帝起乘馬至車子院下馬皇帝
出帳至車子院門樓上出賜親王酒再拜謝訖次賜使
相正任并管軍知閣御帶環衛官酒訖逐班再拜謝訖
依舊向直次親王執盞進皇帝酒皇帝飲酒訖一班再
拜謝訖俟皇帝觀畢起降車子院門樓歸帳親王以下
退皇帝乘馬出車子院門行門禁衛等迎駕奏萬福皇

帝乘馬至候潮門外大教場應從駕官並戎服乘馬從駕回皇帝乘馬入和寧門至祥儀殿上下馬還宮餘儀此淳熙四年十二月大閱于茅灘十年十一月大閱于龍山十六年十月大閱于城南大教場並如上儀慶元元年十月以在諒闇令宰執於大教場教閱二年十月大閱于茅灘嘉泰二年十二月幸候潮門外教場大閱端平二年四月大閱以時暑不及行

受降獻俘太祖平蜀孟昶降詔有司約前代儀制爲受降禮昶至前一日設御坐仗衛于崇元殿如元會儀至日大陳馬步諸軍于天街左右設昶及其官屬素案席褥于明德門外表案于橫街北通事舍人引昶及其官屬素服紗帽北向序立昶跪奉表授閣門使復位待命表至御前侍臣讀訖閣門使承旨出昶等俯伏通事舍人掖昶起官屬亦起宣制釋罪昶等再拜呼萬歲衣庫使導所賜襲衣冠帶陳於前昶等又再拜跪受改服乘馬至昇龍門下馬官屬至啓運門下馬就次帝常服升坐百官先入起居班立閣門使引昶等入舞蹈拜謝召昶升殿閣門使引自東階升宣撫使承旨安撫之昶至御坐前躬承問訖還位與官屬舞蹈出中書率百官稱賀遂宴近臣及昶于大明殿嶺南平劉錡就擒詔有司撰獻俘禮銀至上御明德門列仗衛諸軍百官常服班

卷之三十一 禮八

樓前別設獻俘位于東西街之南北向其將校位於獻
俘位前北上西向有司率武士係銀等白練露布前引
至太廟西南門銀等並下馬入南神門北向西上立監
將校宮次南立俟告禮畢於西南門出乘馬押至太社
如上儀乃押至樓南御路之西下馬立俟獻俘將校戎
服帶刀攝侍中版奏中嚴百官班定版奏外辦帝常服
御坐百官舞蹈起居畢通事舍人引銀就獻俘位將校
等詣樓前舞蹈訖次引露布案詣樓前北向宣付中書
門下如宣制儀通事舍人跪受露布轉授中書門下轉
授攝兵部尚書次攝刑部尚書詣樓前跪奏以所獻俘
付有司上召銀詰責銀伏地待罪詔誅其臣襲澄樞等
特釋銀縛與其弟保興等罪仍賜襲衣冠帶鞞笏器幣
鞍馬各服其服列謝樓下百官稱賀畢放仗如儀南唐
平帝御明德門露布引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素服待罪
初有司請如獻劉銀帝以煜奉正朔非若銀拒命寢露
布弗宣遣閣門使承制釋之太宗征太原劉繼元降帝
幸城北陳兵衛張樂宴從臣於城臺繼元率宮屬素服
臺下遣閣門使宣制釋罪召繼元親勞之從臣詣行宮
稱賀時以在軍中故不備禮繼元至京師詔令獻太廟
前一日所司陳殷如常告廟儀告日黎明博士引太尉

就位通事舍人引繼元西階下東向立其官屬重行立
贊者贊太尉再拜訖博士引就盥爵如常儀詣東階解
劔脫烏升第一室進奠再拜太祝跪讀祝文訖又再拜
通事舍人引繼元及官屬詣室前西階下北向立舍人
贊云皇帝親征收復河東僞主劉繼元及僞命宮見贊
者曰再拜訖退位次至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室皆如第
一室博士引太尉降階佩劔納履復位贊者曰再拜太
尉與繼元等皆再拜退焚祝版於齋坊繼元既命以官
故不稱悖焉元符三年西蕃王攏撾邈川首領瞎征等
降詔具儀注以受降日御宣德門設諸班直上四軍伏
衛諸軍素服陳列降者各服蕃服以見審問訖有旨放
罪各等第賜首服袍帶百官稱賀而再御紫宸殿賜宴
會哲宗崩樞密院留攏撾等西京聽旨詔罷御樓立仗
但引見于後殿攏撾一班契丹公主一班夏國回鶻公
主次之瞎征一班邊廝波結并族屬次之應族屬首領
各從其長以次起居僧尼公主皆蕃服蕃拜並賜冠服
謝訖賜酒饌橫門外政和初議禮局上受降儀皇帝乘
輿升宣德門樓降輿坐御幄百官與降王蕃官各班樓
下如大禮肆赦儀東上閣門以紅條袋班齊輝引升樓
樓上東上閣門官附內侍承旨索扇扇合帝卽御坐簾

卷內侍又贊扇開侍衛如常儀諸班親從并裏圍降王
人等迎駕自贊常起居次舍人贊執儀將士常起居次
管幹降王使臣并隨行舊蕃官常起居次禮直官舍人
引百官橫行北向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舞蹈三稱
萬歲又再拜班首奏聖躬萬福又再拜退百官各就東
西位舍人引降王服本國衣冠詣樓前北向女婦少西
立僧又少西尼立於後入內省官詣御坐前承旨傳樓
上東上閣門官承旨錄訖以紅條袋降制樓下東上閣
門官承旨退降王以下俯伏東上閣門官至今通事舍
人掖之起首領以下皆起鞠躬閣門官宣有敕降王以下
再拜僧尼止躬呼萬歲閣門錄敕旨付管幹官降王等
躬聽詰問如有復奏閣門錄訖仍以紅條袋引升樓如
無復奏入內省官詣御坐承旨傳樓上閣門官稱有敕
放罪訖舍人贊謝恩降王以下再拜稱萬歲復序立入
內省官詣御坐承旨傳樓上閣門官稱有敕各賜首服
袍帶樓下閣門官承旨引所賜檐床陳于西舍人宣曰
有勅降王以下再拜鞠躬舍人稱各賜某物賜物畢又
再拜稱萬歲若賜官卽贊謝再拜並歸次易所賜服舍
人先引降王以下至授遙郡以上當樓前北向東上立
贊再拜稱萬歲又再拜次贊服冠帔婦女再拜僧尼別

謝引還次贊樓上侍立官稱賀再拜禮直官舍人分引
百官橫行北向立贊拜訖班首少前俛伏跪稱賀其詞
中書隨事撰述賀訖復位在位者又再拜舞蹈三稱萬
歲又再拜東上閣門官進詣樓前承旨就班首宣曰有
制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宣答其詞學士院隨事撰
述又贊再拜三稱萬歲又再拜樓上樞密院前跪奏稱
某官臣某言禮畢內侍索扇扇合簾垂帝降坐內侍贊
扇開所司承旨放仗樓下鞭鳴百官再拜退開禧三年
三月四川宣撫副使安丙函迎臣吳曦首并違制刳造
法物所受金國加封蜀王詔及金印來獻四月三日禮
部太常寺條具獻馘典故俟逾職首函至日臨安府差
入防守殿前司差甲士二百人同大理寺官監引赴都
堂審驗奏獻太廟別廟差近上宗室南班奏獻太社太
稷差侍從官各前一日赴祠所致齋至日行奏獻之禮
大理寺殿前司計會行禮時刻監引首函設置以俟奏
獻禮畢梟於市三日付大理寺藏於庫端平元年金亡
四月京湖制置司以完顏守緒函骨來上差官奏告宗
廟社稷如儀

田獵太祖建隆二年始校獵于近郊先出禁軍爲圍場
五坊以鷲禽細犬從帝親射走兔三從官貢馬稱賀其

後多以秋夕或正月田於四郊從官或賜宰袍煥韓親
王以下射中者賜以馬太宗將北征因閱武獵近郊以
多盜獵狐兔者命禁之有衛士奪人犴當死帝曰若殺
之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特寬其罪帝常以臘日校
獵諭從臣曰臘日出狩以順時令緩轡從禽是非荒也
回幸講武臺張樂賜羣臣飲其後獵西郊親射走兎五
詔以古者蒐狩以所獲之禽薦享宗廟而其禮久廢今
可復之遂為定式帝雅不好戈獵詔除有司行禮外罷
旬游畋五方所畜鷹犬並放之諸州不得以鷹犬來
獻已而定難軍節度使趙保忠獻鵠一號海東青詔還
賜之臘日但命諸王略畋近郊而五坊之職廢矣真宗
復詔教駿所養鷹鵠量留十餘以備諸王從時展禮禁
圍草地許民耕牧至仁宗時言者言校獵之制所以順
時令訓戎事請修此禮於是詔樞密院奏定制度獵日
五鼓帝御內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
門賜從官食遂獵于楊村宴于幄殿奏教坊樂遣使以
所獲馳薦太廟既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飲食茶絹及五
坊軍士銀絹有差宰相賈昌朝等曰陛下暫幸近郊順
時田獵取鮮殺而登廟俎所以昭孝德也卽高原而閱
軍實所以講武事也問者老而秩飲所以養老也勞賦

夫而賜惠所以勸農也乘輿一出而四美皆具伏望宣
付史館從之明年復獵于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
乘馬分騎士數千爲左右翼節以鼓旗合圍場徑十餘
里部隊相應帝按轡中道親挾弓矢屢獲禽焉是時道
傍居人或畜狐兔鳧雉驅場中帝謂田獵以訓武事非
專所獲也悉縱之免園內民田一歲租仍召父老勞問
其後以諫者多罷獵近甸自是終靖康不復講

打毬本軍中戲太宗令有司詳定其儀三月會鞠大明
殿有司除地豎木東西爲毬門高丈餘首刻金龍下施
石蓮華坐加以采纈左右分朋主之以承旨二人守門
衛士二人持小紅旗唱籌御龍宮錦繡衣持哥舒擗周
衛毬場殿階下東西建日月旗教坊設龜茲部鼓樂於
兩廊鼓各五又於東西毬門旗下各設鼓五閣門豫定
分朋狀取裁親王近臣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駙
馬都尉諸司使副使供奉官殿直悉預其兩朋官宗室
節度以下服異色繡衣左朋黃欄右朋紫欄打毬供奉
官左朋服紫繡右朋服緋繡烏皮鞞冠以華插脚折上
巾天廡院供馴習馬并鞍勒帝乘馬出教坊大合涼州
曲諸司使以下前導從臣奉迎旣御殿羣臣謝宣召以
次上馬馬皆結尾分朋自兩廂入序立於西廂帝乘馬

當庭西南駐內侍發金合出朱漆毬擲殿前通事舍人
奏云御朋打東門帝擊毬教坊作樂奏鼓毬旣度毬旗
鳴鉦止鼓帝回馬從臣奉觴上壽貢物以賀賜酒卽列
拜飲畢上馬帝再擊之始命諸王大臣馳馬爭擊旗下
桴鼓將及門逐廂急鼓毬度殺鼓三通毬門兩旁置繡
旗二十四而設虛架於殿東西階下每朋得籌卽插一
旗架上以識之帝得籌樂少止從官呼萬歲羣臣得籌
則唱好得籌者下馬稱謝凡三籌畢乃御殿召從臣飲
又有步擊者乘驢騾擊者時令供奉者朋戲以爲樂云
救日伐鼓建隆元年司天監言日食五月朔請掩蔽戈
兵鎧冑事下有司有司請皇帝避正殿素服百官各守
本司遣官用牲太社如故事景德四年五月朔日食上
避正殿不視事至和元年四月朔日食旣內降德音改
元易服避正殿減膳百官詣東上閣門拜表請御正殿
復常膳三表乃從至日遣官祀太社而陰雨以雷至申
乃見食九分之餘百官稱賀先是皇祐初以日食三朝
不受賀百官拜表嘉祐四年詔正旦日食毋拜表自十
二月二十一日不御前殿減常膳宴遼使罷作樂至日
仍遣官祀太社百官三表乃御正殿復膳六年六月朔
日食詔禮官驗詳典故皇帝素服不御正殿每視事百官

廢務守司合朔前二日郊社令及門僕守四門巡門監
察鼓吹令率工人如方色執麾旂分置四門屋下龍蛇
鼓隨設於左東門者立北整南面南門者立東整西面
西門者立南整北面北門者立西整東面隊正一人執
刀率衛士五人執五兵之器立鼓外矛處東戟處南斧
鉞在西稍在北郊社令立積於壇四隅縈朱絲繩三匝
又於北設黃麾龍蛇鼓一次之弓一矢四次之諸兵鼓
俱靜立俟司天監告日有變工舉麾乃伐鼓祭告官行
事太祝讀文其詞以責陰助陽之意司天官稱止乃罷
鼓如霧海不見卽不伐鼓自是日有食之皆如其制治

平四年詔古者日食百司守職蓋所以祇天戒而備非
常今獨闕之甚非王者小心寅畏之道可令中書議舉
行熙寧六年四月朔日食詔易服避殿減膳如故事降
天下死刑釋流以下罪政和上合朔伐鼓儀有司陳設
太社玉幣邊豆如儀社之四門及壇下近北各置鼓一
並植麾旂各依其方色壇下立黃麾麾杠十尺旂八尺
祭告日於時前太官令帥其屬實饌具畢光祿卿點視
次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先入就位次引告
官就位皆再拜次引御史奉禮郎太祝升就位太官令
就酌尊所告官盥洗詣太社三上香奠幣玉再拜復位

少頃引告官再盥洗執爵三祭酒奠爵俛仗興少立引
太祝詣神位前跪讀祝文告官再拜退伐鼓其日時前
太史官一員立壇下視日鼓吹令率工十人如色服分
立鼓左右以俟太史稱日有變工齊伐鼓明復太史稱
止乃罷鼓其日廢務而百司各守其職如舊儀

宋史卷一百二十一終

宋史卷一百二十二

禮志第七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省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禮二十五

凶禮三

山陵

山陵諭祔服紀葬儀與士庶之喪制為凶禮其上陵忌
日漢儀如音祭宋制定日禁屠殺設素饌輟樂舉哭素
服行事因以類附焉太祖建國號僖祖曰欽陵順祖曰

康熙二十五年夏

康陵翼祖曰定陵宣祖曰安陵安陵在京城東南隅乾
德初改卜河南府鞏縣西南四十里訾鄉鄧封村以司
徒范質爲改卜安陵使學士竇儼禮儀使中丞劉溫叟
儀仗使樞密直學士薛居正鹵簿使太宗時尹開封爲
橋道頓遞使質尋免相以太宗兼轄五使事修奉新陵
皇堂下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臺三層正方下層
每面長九十尺南神門至乳臺乳臺至鵠臺皆九十五
步乳臺高二十五尺鵠臺增四尺神墻高九尺五寸環
四百六十步各置神門角闕有司言改卜陵寢宣祖合
用哀冊及文班官各撰歌辭二首吉仗用大駕鹵簿凶
仗用大升輿龍輻鵝茸熏魂車香輿銘旌哀諭冊寶車
方相買道車白幘弩素信幡錢山輿黃白紙幘暖帳夏
帳千味臺盤衣輿拂燾明器輿漆梓宮夷衾儀椁素嬰
包旌倉瓶五穀輿瓷甗瓦甗辟惡車進玄宮有鐵帳覆
梓宮籍以椶櫚椽鐵盆鐵山用然漆燈宣祖衾冕昭憲
皇后花釵輦衣贈玉十二神當壙當野祖明祖思地軸
及留陵刻漏等並制如儀有司又言按儀禮改葬總注
云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也必服總者親見尸柩不可
以無服總三月而除之又五禮精義云改葬無祖奠蓋
祖奠設於柩車之前以爲行始至於改葬告遷而已今

請皇帝服總皇親及文武官護送靈駕者亦服總既葬而除不設祖奠止於陵所行一虞之際宣祖諡冊諡寶舊藏廟室合遷置陵內改葬之禮與始葬同凡筮宜新明器壞者改作凡斂衣斂物並易之其皇堂贈玉鎮圭劔佩蔬冕玉寶並以珉玉藥玉綬以青錦安陵中玉圭佩劔玉寶等皆用于闕王孝明孝惠陵內用珉玉藥玉啓故安陵奉安宣祖昭憲孝惠二后梓宮于幄殿靈駕發引所過州府縣鎮長吏令佐素服出城奉迎并辭皆哭自發引至拊皇堂皆廢朝禁京城音樂順祖翼祖皆葬幽州至真宗始命營奉三陵遂以一品禮葬河南縣制度比安陵減五分之一石作減三分之一尋改上定陵名曰靖陵

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太祖崩遺詔以日易月皇帝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諸道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等不得輒離任赴闕諸州軍府臨三日釋服羣臣叙班殿庭宰臣宣制發哀畢太宗卽位號哭見羣臣羣臣稱賀復奉慰盡哀而退禮官言羣臣當服布斜巾四脚直領布襴腰經命婦布帕首裙帔皇弟皇子文武二品以上加布冠斜巾帽首經大袖裙袴竹杖士民縞素婦人素纓諸軍就屯營三日哭羣臣屢請

聽政始御長春殿羣臣喪服就列帝去杖經服斜巾垂
帽捲簾視事小祥改布服四脚直領布襪腰經布袴二
品以上官亦如之大祥帝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
緞皮鞋黑銀帶羣臣及軍校以上皆本色慘服鐵帶鞞
笏諸王入內服衰出則服慘又成服後群臣朝墀臨三
日大小祥禫除朔望皆入臨奉慰內出遺留物頒賜諸
臣親王遣使賞賜方鎮二十七日命宰臣撰陵名哀冊
文明年三月十七日羣臣奉諡號冊實告于南郊明日
讀于靈坐前四月十日啓櫛宮帝與羣臣皆服如初喪
朝墀臨殿中退易常服出宮城十三日發引帝衰服啓

奠哭羣臣入臨升梓宮于龍輜祖奠徹設次明德門外
行遣奠禮讀哀冊帝哭盡哀再拜辭釋衰還宮百官辭
於都城外二十五日掩皇堂二十九日虞主至奉安于
大明殿五月十九日祔廟之第五室以孝明皇后王氏
升配禮畢羣臣奉慰其吉凶仗如安陵惟增輜輶車神帛
肩輿鹵簿三千五百三十九人陵在鞏縣祔宣祖曰永昌
至道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宗崩于萬歲殿真宗散髮
號擗奉遺詔卽位於殿之東楹制永熙陵皇堂深百尺
方廣八十尺陵臺方二百五十尺大駕鹵簿用玉輅二
革車五外凡用九千四百六十八人有司定散髮之禮

皇帝皇后諸王公主縣主諸王夫人六宮內人並左被髮皇太后全被髮帝服布斜巾四脚大袖裙袴帽竹杖腰經首經直領布襪衫白綾襯服諸王皇親以下如之加布頭冠經襯服皇太后皇后內外命婦布裙衫帔帕頭首經絹襯服宮人無帔文武二品以上布斜巾四脚頭冠大袖襪衫裙袴腰經竹杖絹襯服自餘百官並布幘頭襪衫腰經省五品御史臺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以上見任前任防禦團練刺史內客省閤門入內都知押班等布頭冠幘頭大袖襪衫裙袴腰經諸軍庶民白衫紙帽婦人素縵不花釵三日哭而止山陵前朔望不

禋事六月詔翰林寫先帝常服及絳紗袍通天冠御容二奉帳坐列于大升輿之前初以太宗玩好弓劍筆硯琴棋之屬蒙組繡置輿中陳於仗內十月三日靈駕發引其凶仗法物擎舁牽駕兵士力士凡用萬二千一百九十三人挽郎服白練寬衫練裙勒帛絹幘餘並如昌陵制十一月二日有司奉神主至太廟近臣題諡號祔於第六室以懿德皇后符氏升配置衛士五百人于陵所作殿以安御容朝暮上食四時致祭焉

乾興元年二月十九日真宗崩仁宗卽位二十日禮儀院言準禮例差官奏告天地社稷太廟諸陵應祠祭惟

天地社稷五方帝諸大祠宗廟及諸中小祠並權停俟
祈廟禮畢仍舊是日命閣門使薛貽廓告哀于契丹宣
慶使韓守英爲大內都巡檢內侍分領宮殿門衛士屯
護閣門使王遵度爲皇城四面巡檢新舊城巡檢各權
添差益以禁兵器仗城門亦設器甲以辨姦詐二十一
日羣臣入臨見帝于東序閣門使宣口敕曰先皇帝奄
棄萬國凡在臣僚畢同號慕及中外將校並加存撫羣
臣拜舞稱萬歲復哭盡哀退是日上表請聽政凡三上
始允二十三日陳先帝服玩及珠襦玉匣含祿應入梓
宮之物於延慶殿召輔臣通觀明日大斂成服二十五
日有司設御坐垂簾崇政殿之西廡簾幕皆縞素羣臣
叙班殿門外帝衰服杖經侍臣扶升坐通事舍人引羣
臣入殿庭西向合班俟簾捲羣臣再拜班首奏聖躬萬
福隨班三呼萬歲退羣臣升殿奏事如儀三月一日小
祥帝行奠釋衰服羣臣入臨退赴內東門進名奉慰自
是每七日皆臨至四十九日止十三日大祥帝釋服服
慙十四日司天監言山陵斬草用四月一日丙時吉十
六日山陵按行使監繼宗言據司天監定永安縣東北
六里曰卧龍岡堪克山陵詔雷允恭覆按以聞皇堂之
制深八十一尺方百四十尺制陵名曰永定九月十一

日召輔臣赴會慶殿觀入皇堂物皆生平服御玩好之具帝與輔臣議及天書皆先帝尊道膺受靈貺殊尤之瑞屬于元聖不可留于人間宜於永定陵奉安二十三日奉道天書至長春殿帝上香再拜奉辭二十四日天書先發帝啓奠梓宮讀哀冊禮畢具吉凶儀仗百官素服赴順天門外至板橋立班奉辭還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十月十三日掩皇堂十八日虞主至京十九日羣臣詣會慶殿行九虞祭二十三日祔太廟第七室

嘉祐八年三月晦日仁宗崩英宗立喪服制度及修奉永昭陵並用定陵故事發諸路卒四萬六千七百人治之宣慶使石全彬提舉制梓宮畫樣以進命務堅完毋過華飾三司請內藏錢百五十萬貫紬絹二百五十萬匹銀五十萬兩助山陵及賞賚遣使告哀遼夏及賜遺留物又遣使告諭諸路又以聽政奠告大行近臣告升遐於天地社稷宗廟宮觀又告嗣位賜兩府宗室近臣遺留物五月翰林學士王珪言天子之諡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近制惟詞臣撰議卽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擬上先帝尊諡望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郊而後下臣之議七月宰臣以

下宿尚書省宗室團練使以上宿都亭驛請諡于南郊
八月告于福寧殿天地宗社宮觀九月二十八日啓敢
宮以初喪服日一臨易常服出十月六日靈駕發引天
子啓奠梓宮升龍輜祖奠徹與皇太后步出宣德門羣
臣辭于板橋十五日奉安梓宮陵側十七日開皇堂十
一月二日虞主至皇太后奠于瓊林苑天子步出集英
門奉迎奠于幄七日祭虞主二十九日祔太廟主如漢
制不題謚號及終虞而行卒哭之祭禮院言故事大祥
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祥至五月二十九日禫六
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敕謹按禮

學王肅以三十五月爲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
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日畢喪而
二十九日始吉蓋失之也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敕斷
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不宜有異請以三月二十九日爲大祥五月擇日而爲
禫六月一日而從吉於是大祥日不御前後殿開封府
停決大辟及禁屠至四月五日待制觀察使以上及宗
室管軍官日一奠二十八日而羣臣俱入奠二十九日
禫除羣臣皆奉慰焉

治平四年正月八日英宗崩神宗卽位十二日大斂三

月三日殯四月三日請諡十八日奏告及讀諡冊于福寧殿七月二十五日啓菽八月八日靈駕發引三十七日葬永厚陵禮院準禮羣臣成服後乘布褭鞍韉小祥臨訖除頭冠方裙大袖大祥臨訖褻素紗軟脚幘頭慘公服乘阜鞍韉禫除訖素紗幘頭常服黑帶二日改吉服去佩魚虞主至自掩壙五虞皆在途四虞於集英殿曲赦兩京畿內鄭孟等州如故事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崩十三日大斂帝成服十七日小祥四月一日禫除七月五日請諡于南郊九月八日讀諡寶冊于福寧殿二十三日啓菽十月一日靈駕

發引二十一日葬永厚陵二十九日虞主至十一月一日虞祭于集英殿自復土六虞在途大常卿攝事三虞行禮于殿四日卒哭五日祔廟秘書正字范祖禹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于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子人情也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亦不爲三年之喪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也今羣臣易月而人主實行三年之喪故十二日而小祥而暮又小祥二十四日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

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再期而大祥
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慘服三
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
不可以無服也耐廟而後卽吉財八月矣而遽純吉無
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也易月之制因襲已久既不可
追宜令羣臣朝服正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期而服之漸
除其重者再朞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
也至於禫不必爲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
不佩則三年之制畧如古矣詔禮官詳議禮部尚書韓
忠彥等議朝廷典禮時世異宜不必循古若先王之制
不可盡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爲法今言者欲令羣臣服
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陵不去衰服庶協古制
緣先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又非特如所言而已
今既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詔從其
議神主耐廟是月冬至百官表賀崇政殿說書程頤言
神宗喪未除節序變遷時思方切恐失居喪之禮無以
風化天下乞改賀爲慰不從紹聖四年太史請遷去永
裕陵禁山民塚一千三百餘以便國音帝曰遷墓得無
覆乎若無所害則令勿遷果不便國音當給官錢以資
葬費

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哲宗崩徽宗卽位詔山陵制度
並如元豐七月十一日啓散二十日靈駕發引八月八
日葬永泰陵九月九日以升祔畢羣臣吉服如故事太
常寺言太宗皇帝上繼太祖兄弟相及雖行易月之制
實斬衰三年以重君臣之義公除已後庶事相稱具載
國史今皇帝嗣立哲宗實承神考之世已用開寶故事
爲哲宗服衰重今神主已祔百官之服並用純吉皇帝
服御宜如太平興國二年故事禮部言太平興國中宰
臣薛居正表稱公除以來庶事相稱獨命徹樂誠未得
宜卽是公除後除不舉樂外釋衰從吉事理甚明今皇

帝當御常服素紗展脚幘頭淡黃衫黑犀帶請下有司
裁制宰臣請從禮官議乃詔候周期服吉時詔不由門
下徑付有司給事中龔原言喪制乃朝廷大事今行不
由門下是廢法也臣爲君服斬衰三年古未嘗改且陛
下前此議服禮官持兩可之論陛下旣察見其姦其服
遂正今乃不得已從之臣竊爲陛下惜開寶時并汾未
下兵革未弭祖宗櫛風沐雨之不暇其服制權宜一時
非故事也原坐黜知南康軍於是詔依元降服喪三年
之制其元符三年九月自小祥從吉指揮改正

紹興五年四月甲子徽宗崩于五國城七年正月問

使何蘼等還以聞宰執入見帝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宰
臣張浚等力請始進糜粥成服于几筵殿文武百僚朝
晡臨於行宮自聞喪至小祥百官朝晡臨自小祥至禫
祭朝一臨太常等言舊制沿邊州軍不許舉哀緣諸大
師皆國家腹心瓜牙之臣休戚一體至於將佐皆懷忠
憤宜就所屯自副將而上成服日朝晡臨故校哭於本
營命徽猷閣待制王倫等爲奉迎梓宮使時知邵州胡
寅上疏略曰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及漢孝
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
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自常禮言之猶且
不可况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如何恭惟大行太上
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塵北狩永訣不復實繇粘罕是
有不共戴天之讎考之於禮讎不復則服不除寢苦枕
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
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也伏覩某月某日聖旨緣國朝
故典以日易月臣切以爲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
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
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
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歛藏豈
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爲誰伏惟

陸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備難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復
讎之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革漢景之薄喪紀以三
年爲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
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人之所安也又曰雖宅憂三
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
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
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是墨衰卽戎孔子取
其誓命今六師戒嚴方將此討萬機之衆孰非軍務陛
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衰臨朝合於孔
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如合聖意便乞直降詔旨云恭
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眇躬大恩難報欲酬罔極
百未一伸鑿輿遠征遂至大故訃音所至痛貫五情想
慕慈顏杳不復見怨讐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
以諒闇然衰麻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興
自朕躬致喪三年卽戎衣墨况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
至懷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敢沮格是使朕
爲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
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
有以佑助臣不勝大願六月張浚請諡于南郊戶部尚
書章誼等言梓宮未還久廢謚冊之禮請依景德元年

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祔廟之禮及依嘉祐八年
治平四年虞祭畢而後卒哭卒哭而後祔廟仍於小祥
前卜日行之異時梓宮之至宜遵用安陵故事行改葬
之禮更不立虞主從之九月甲子上廟號曰徽宗九年
正月太常寺言徽宗及顯肅皇后將及大祥雖皇堂未
置若不先建陵名則春秋二仲有妨薦獻請先上陵名
宰臣秦檜等請上陵曰永固徽宗與顯肅初葬五國城
十二年金人以梓宮來還將至帝服黃袍乘輦詣臨平
奉迎登舟易總服百官皆如之既至行在安奉于龍德
別宮帝后異殿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卽承之
以柳有司預備衮冕輦衣以往至則納之柳中不復改
歛秦檜白令侍從臺諫禮官集議靈駕旣還當崇奉陵
寢或稱攢宮禮部員外郎程敦厚希檜意獨上奏言仍
攢宮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而用因山之正典
則若忘存本之後圖臣以爲宜勿徇虛名當示大信於
是議者工部尚書莫將等乃言太史稱歲中不利大葬
請用明德皇后故事權攢從之以八月奉迎九月發引
十月掩攢在昭慈攢宮西北五十步用地二百五十畝
十三年改陵名曰永祐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金國使至以欽宗訃聞韶賡當持

新衰三年之服以申哀慕是日文武百僚並常服墨帶
去魚詣天章閣南空地立班聽詔旨舉哭畢次赴後殿
門外進名奉慰次詣几筵殿焚香舉哭六月權禮部侍
郎金安節等請依典故以日易月自五月二十二日立
重安奉几筵至六月十七日大祥所有衰服權留以待
梓宮之還從之七月宰臣陳康伯等率百官詣南郊請
謚廟號欽宗遙上陵名曰永獻其餘並如徽宗典禮

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高宗崩孝宗號慟擗踊踰二日
不進膳尋諭宰執王淮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
文實行三年之喪自不妨聽政淮等奏通鑑載晉武帝

雖有此意後來只是宮中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
能將順其美司馬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欲行之淮
曰記得亦不能行帝曰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
人主衰經羣臣吉服可乎帝曰自有等降乃出內批朕
當衰經三年羣臣自行易月之令其合行儀制令有司
討論詔百官於以日易月之內衰服治事二十日丁亥
小祥帝未改服王淮等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
報情所未忍二十一日車駕還內帝衰經御輦設素仗
軍民見者往往感泣詔自今五日一詣梓宮前焚香帝
服衰服素幄引輔臣及班次而禮官奏謂直麻三年難

行於外庭奏入不出十一月戊戌朔禮官顏師魯等奏乞禮畢改服小祥之服去杖經禫祭禮畢改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神主耐廟畢改服幘頭黑鞵犀帶遇過宮燒香則於宮中衰經行禮二十五日而除帝批淡黃袍改服白袍二月己亥大祥四日辛丑禫祭禮畢五日壬寅百官請聽政不允八日百官三上表引康誥被冕服出應門等語以證九日詔可十五年正月十八日甲寅百日帝過宮行焚香禮二十一日丁巳諭輔臣曰昨內引洪邁見朕已過百日猶服衰屨因奏事應以漸今宜服如古人墨衰之義而巾則用繪或羅朕以羅絹非是若用細布則可王淮等言尋常士大夫丁憂過百日巾衫皆用細布出而見客則以黹布今陛下舉曠古不能行之禮足爲萬世法常又曰晚間引宿直宿之類如何淮曰布巾布背子便是帝服上不以爲然自是每御延和殿止服白布折上巾布衫過宮則衰經而杖三月壬子啓攬帝服初喪之服甲寅發引丙寅掩攢甲戌親行第七虞祭大臣言虞祭乃吉禮合用鞞袍上日只用布折上巾黑帶布袍可也二十日丙戌神主耐廟是日詔曰朕昨降指揮欲衰經三年緣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耐廟勉

從所請之詔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
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大臣乃不敢言蓋三年之制
斷自帝心執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說諫官謝鏐禮官尤
衰心知其不可而不敢盡言惟敕令所刪定官沈清臣
再上書願堅主聽大事於內殿之旨將來祔廟畢日預
降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絕輔臣方來之章勿令
再有奏請力全聖孝以示百官以刑四海帝納用焉仍
詔攢宮遵遺誥務從儉約凡修營百費並從內庫毋侵
有司經常之費諸路監司州軍府監止進慰表其餘禮
並免不得以進奉攢宮爲名有所貢獻上陵名曰永思

紹熙五年六月九日孝宗崩太皇太后有旨皇帝以疾
聽在內成服太皇太后代皇帝行禮慶元二年六月九
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祭時光宗不能執喪寧宗嗣服
欲大祥畢更服兩月日但欲禮制全盡不較此兩月於
是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爲祖服已過暮矣議者欲更持
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日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
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
是喪有二孤也自古孫爲祖服何常有此禮詔侍從臺
諫給舍集議吏部尚書葉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
聖體違豫就宮中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禫正宜儆告方

喪之服以爲服昨來有司失於討論今胡紘所奏引古
據經別嫌明微委爲允當欲從所請參以典故六月六
日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官並純吉服七月一日皇帝御
正殿饗祖廟將來禫祭令禮官檢照累朝禮例施行四
月庚戌詔羣臣所議雖合禮經然於朕追慕之意有所
未安早來奏知太皇太后面奉聖旨以太上皇帝雖未
康愈宮中亦行三年之制宜從所議朕躬奉慈訓敢不
遵依初高宗之喪孝宗爲三年服及孝宗之喪有司請
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蓋循紹興以前之舊朱
熹初至不以爲然奏言今已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
來啓攢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
可議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
喪之服亦宜稍爲之制勿使肆爲華靡其後詔中外百
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此也方朱熹上議時門人有疑
者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者條
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
嫡孫爲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
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父
祖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傍照至爲祖後者條下
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友廢疾不任國致不任喪

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服向來止此奏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已而詔于永思陵下宮之西修奉攢宮上陵名曰永平

慶元六年光宗崩上陵名永崇

嘉定十七年寧宗崩上陵名曰永茂

景定五年理宗崩上陵名曰永穆

咸淳十年度宗崩上陵名曰永昭自孝宗以降外庭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云

宋史卷一百二十三

禮志第七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莊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院等脩

禮二十六

凶禮二

園陵

秀安僖王園廟
上陵

濮安懿王園廟

莊文景獻二太子攢所
忌日羣臣私忌附

皇后園陵太祖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
滋德殿三日百官入臨明日大斂攢于滋福宮百姓成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宋史卷一百二十三

禮志

服中書門下文武百僚諸軍副兵馬使以上並服布斜
巾四脚直領欄衫外命婦帕頭帔裙衫九日帝見百官
于紫宸門太常禮院言皇后燕國長公主高氏皇弟泰
寧軍節度使光義嘉州防禦使光美並服齊衰三年準
故事合隨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釋服二十七
日禫除畢服吉心喪終制從之七月太常禮院言準詔
議定皇太后諡按唐憲宗母王太后崩有司集議以諡
狀讀于太廟然後上之周宣懿皇后諡卽有司撰定奏
聞未嘗集議制下之日亦不告郊廟修諡冊畢始告廟
還讀于靈坐前詔從周制於是太常少卿馮吉請上尊
諡曰明憲皇后九月六日羣臣奉冊寶告于太廟翌日
上于滋福宮十月十六日葬安陵十一月四日神主祔
太廟宣祖室乾德二年改卜安陵于河南府鞏縣三月
二十五日奉寶冊改上尊諡曰昭憲皇太后讀于陵次
二十六日啓故安陵二十七日靈駕發引命攝太尉開
封尹光義遣奠讀哀冊四月九日掩皇堂
太祖孝明孝惠二后乾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皇后王氏
崩一十五日命樞密承旨王仁贍爲園陵使時議改卜
安陵于鞏并以二后陪葬焉皇堂之制下深四十五尺
上高三十尺陵臺再成四面各長七十五尺神牆高七

尺五寸四面各長六十五步南神門至乳臺四十五步
高二丈三尺吉仗用中宮鹵簿凶仗名物悉如安陵而
差減其數孝惠又減孝明焉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孝明
皇后啓攢宮羣臣服初喪之服明日孝惠皇后自幄殿
發引皆設遣奠讀哀冊四月九日葬孝惠于安陵之西
北孝明于安陵之北二十六日皆祔于別廟其後孝明
升祔太祖室

太祖皇后宋氏太宗至道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崩帝出
次素服舉哀輟朝五日六月六日上諭曰孝章皇后以
歲在未有忌權攢于趙村沙臺三年正月二十日祔葬

永昌陵之北皇堂陵臺神牆乳臺鵲臺並如孝明園陵
制度仍以故許王及夫人李氏魏王夫人王氏楚王夫
人馮氏皇太子亡妻莒國夫人潘氏將軍惟正亡妻裴
氏陪葬二月二日祔神主于別宮莒國潘氏至道三年
六月追冊爲莊懷皇后陵曰保泰神主祔后廟

太宗賢妃李氏真宗至道三年十二月追尊爲皇太后
諡曰元德祔葬永熙陵大中祥符六年升祔太宗室
太宗明德皇后李氏真宗景德元年三月十五日崩十
七日羣臣上表請聽政凡五上始允帝去杖絰服哀卽
御坐哀動左右太常禮院言皇后宜準昭憲皇太后禮

例合隨皇帝以日易月之制宗室雍王以下禮除畢吉服心喪終制五日詳定園陵宜在元德皇太后陵西安葬八月十二日上諭九月二十二日遷坐于沙臺橫宮十月七日祔神主太宗室二年十月十五日帝詣橫宮致奠十六日發引二十九日掩皇堂

真宗章穆皇后郭氏景德四年四月十五日崩皇帝七日釋服後改用十三日羣臣三日釋服諸道州府官吏計到日舉哀成服三日而除二十一日司天監詳定園陵帝命祔元德皇太后陵側但可安厝不必寬廣其棺槨等事無得鐫刻花樣務令堅固二十五日殯于萬安

宮之西階詔兩制二部秘閣各撰挽詞閏五月十三日

上諭曰莊穆六月二十一日葬永熙陵之西北七月有

司奉神主謁太廟祔享于昭憲皇后享畢祔別廟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十五日大祥詔特廢朝羣臣奉慰

真宗宸妃李氏仁宗明道元年二月二十六日薨初葬洪福禪院之西北命晏殊撰墓銘二年四月六日追冊為莊懿皇太后十月五日改葬永定陵之西北隅十七日祔神主于奉慈廟

真宗章獻明肅皇后劉氏明道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崩于寶慈殿遷坐于皇儀殿二十日宣遺詔羣臣哭臨見

帝于殿之東廂奉慰宗室削髮中書樞密使相
比宗室去斜巾垂帽首經及杖翰林學士至龍圖閣直
學士已上并節度使文武二品已上又去中單及袴兩
省御史臺中丞文武百官以下四脚幅巾連裳腰經節
閣讀書翰林待詔伎術官并給孝服宰相百官朝晡臨
三日內外命婦朝臨三日四月遣使告哀遼夏及賜遺
留物十日司天監詳定山陵制度皇堂深五十七尺神
墻高七尺五寸四面各長六十五步乳臺高一丈九尺
至南神門四十五步鵲臺高二丈三尺至乳臺四十五
步詔下宮更不修蓋餘依二十七日以宰臣張士遜爲

山園使是日翰林學士馮元請上尊諡九月四日讀于
靈坐十月五日葬未定陵之西北隅十七日祔神主于
奉慈廟

真宗章惠皇后楊氏明道三年十一月五日保慶皇太
后崩太常禮院言皇帝本服總麻三月皇帝皇后服皆
用細布宗室皆素服吉帶大長公主以下亦素服並常
服入內就次易服三日而除詔以保祐冲入加服爲小
功五日而除四年正月十六日上諡二月六日葬永定
陵之西北隅十六日升祔奉慈廟
仁宗慈聖光獻皇后曹氏神宗元豐二年十月二十日

太皇太后崩于慶壽宮是日文武百官入宮宰臣王珪
升西階宣遺誥已內外舉哭盡哀而出二十六日大斂
命韓縝爲山陵按行使二十九日皇帝成服十一月韓
縝言永昭陵北稍西地二百十步內取方六十五步可
爲山陵上以迫隘縝言若增十步合徵火相主及中五
之數詔增十步十二月中書言先是司天監選年月遷
祔濮安懿王三夫人今大行太皇太后山陵濮三夫人
亦當舉葬於是詔宗室正任防禦使以上許從靈駕已
從濮安王夫人者免從三年正月十四日上諭太常禮
院言大行太皇太后雖已有諭然山陵未畢俟掩皇
去大行稱慈聖光獻太皇太后祔廟題神主仍去二太
字秘閣校理何洵直言按禮既葬日中還虞于正寢蓋
古者之葬近在國城之北故可以平旦而往至日中卽
虞於寢所謂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後世之葬其地旣
遠則禮有不能盡如古者今大行太皇太后葬日至第
六虞自當行之於外如舊儀其七虞及九虞卒哭謂宜
行之於慶壽殿又按春秋公羊傳曰虞主用桑士虞禮
曰桑主不文伏請罷題虞主太常言洵直所引乃士及
諸侯之禮况嘉祐治平並虞于集英殿宜如故事又嘉
祐治平虞主已不書諡當依所請太常禮院又言慈聖

光獻皇后祔廟前三日告天地社稷太廟皇后廟如故事至日奉神主先詣僖祖室次翼祖宣祖太祖太祖后太宗皇帝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同一祝次饗元德皇后慈聖光獻皇后異饌異祝行祔廟之禮次真宗仁宗英宗室禮畢奉神主歸仁宗室如此則古者祔謁之禮及近代徧饗故事並行不廢從之三月十日葬永昭陵二十二日祔于太廟

英宗宣仁聖烈皇后高氏哲宗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崩于崇慶宮遺詔皇帝成服三日內聽政羣臣十三日諸州長吏以下三日而除釋服之後勿禁作樂園陵制務遵儉省餘並如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十四日詔園陵依慈聖光獻太皇太后之制紹聖元年正月二十八日禮部言將題神主謹接章獻明肅皇后神主書姓劉氏詔依故事四月一日葬永厚陵

神宗欽聖憲肅皇后向氏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十三日崩二月太常寺言大行皇太后山陵一行法物宜依元豐二年慈聖光獻皇后故事皇堂之制下深六十九尺面方二丈五尺石地穴深一丈明高二丈一尺鵲臺二各高四十一尺乳臺二名高二丈七尺神墻高一丈三尺五月六日葬永裕陵二十六日祔于神宗廟室先是

元祐四年美人陳氏薨贈充儀又贈貴儀徽宗入繼大統詔有司議追崇之典上尊諡曰欽慈皇后祔葬永裕陵與欽聖同祔神宗室崇寧元年二月聖瑞皇太妃朱氏薨制追尊爲皇太后遂上尊諡曰欽成皇后五月祔葬永裕陵祔神主於神宗室皆備禮如故事

哲宗皇后劉氏政和三年二月九日崩詔崇恩太后合行禮儀可依欽成皇后及開寶皇后故事參酌裁定閏四月上諡曰昭懷皇后五月葬永泰陵祔神主於哲宗廟室徽宗皇后王氏大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崩尚書省言章穆皇后故事真宗服七日從之十月太史局言

大行皇后園陵斬草用十月二十四日斥土用十一月十三日葬用十二月二十七日諸宗室合祔葬者並依大行皇后月日時刻十一月宰臣蔡京等請上諡曰靖和皇后十二月奉安梓官于永裕陵之下宮神主祔別廟四年十二月改諡曰惠恭其後高宗復改曰顯恭哲宗昭慈聖獻皇后孟氏紹興元年四月崩詔以繼體之重當承重服以遺誥擇近地權殯俟息兵歸葬園陵梓取周身勿拘舊制以爲他人遷奉之便六月殯于會稽上亭鄉欿官方百步下宮深一丈五尺明器止用鈿錫置都監巡檢一員衛卒百入生日忌辰旦望節序排

辨如天章閣儀虞主還州行祔廟禮

徽宗顯仁皇后常氏紹興二十九年崩祔于永祐陵攢宮

高宗憲聖慈烈皇后吳氏慶元三年崩時光宗以太上皇承重寧宗降服齊衰碁四年三月甲子權攢于未思陵

孝宗成肅皇后夏氏開禧三年崩殯于永阜陵正北吏部尚書陸峻言伏覲列聖在御間有諸后上仙緣無山陵可祔是致別葬若上仙在山陵已卜之後無有不從葬者其他諸后葬在山陵之前神靈既安並不遷祔惟

元德章懿二后方其葬時名位未正續行追冊其成穆皇后孝宗登極卽行追冊改殯所爲攢宮典禮已備與元德章懿事體不同所以更不遷祔竊稽前件典禮祗緣喪有前後勢所當然其於禮意却無隆殺今來從葬阜陵爲合典故從之

寧宗恭聖仁烈皇后楊氏紹定五年十二月崩祔葬茂陵

濮安懿王園廟治平三年詔置園令一人以大使臣爲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園爲額置柏子戶五十人廟三間二廈神門屋二所及齋院神厨靈星門其告祭濮安懿

王及諸神祝文並本宮教授撰河南府給香幣酒脯禮物太祝奉禮則命永安縣尉主簿攝如闕官以本府曹官凡祭告及四仲饗並依此制奉安神主三獻命西京差判官一員亞獻朝臣一員終獻攝知園令出納神主廟制用一品夫人任氏墳域亦稱為園元豐詔曰濮安懿王先帝斟酌典禮卽園立廟詔王子孫歲時奉祀義協恩稱後世無得議焉今三夫人名位或未正塋域或異處有司置而不講曷足以彰明先帝甚盛之德仰承在天之志乎三夫人可並稱曰王夫人命主司擇歲月遷附濮園俾其子孫以時奉主與王合食而致孝思焉禮官奏請王夫人遷葬給鹵簿全仗用鼓吹至國門外減半喪行與四時告享並令嗣濮王主之南渡後主奉祠事以嗣濮王爲之園令一員以宗室爲之祠堂主管兼園廟香火官一員以武臣爲之紹興二年九月詔每歲給降福建度牒一十道充祠堂仲饗忌祭五年二月嗣濮王仲湜言被旨迎奉濮安懿王神主至行在今已至紹興府欲權就本處奉安從之先是神主神貌在廬州嗣濮王士從乞奉遷於穩便州郡安奉故也十三年五月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堂士奏言濮安懿王祠貌神主權於紹興府光孝寺仲享薦祭其獻官

牲牢料禮並多簡略乞令有司討論舊制行下禮部太常寺令參酌欲令士女攝初獻仍差士奏子或從子二人攝亞終獻其合用牲牢羊豕各一邊豆各十設禮料初獻合服八旒冕亞獻終獻合服四旒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服無旒冕並以舊制從事從之二十六年二月嗣濮王士儉言濮安懿王祠堂外無門牆內闕龕帳別無供具望下紹興府置造修奉淳熙五年四月詔濮安懿王祠堂園廟自今實及三年令本堂牒紹興府檢計修葺從嗣濮王士鞬請也

秀安僖王園廟紹熙元年三月詔秀王襲封等典禮禮部太常寺乞依濮安懿王典禮避秀安僖王名一字詔恭依仍置園廟四月詔皇伯滎陽郡王伯圭除太保依前安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以奉王祀六月禮部太常寺言濮安懿王園廟制度廟堂神門宜並用獸所安木主石堦于室中西壁三分之一近南去地四尺開培室以石爲之其中可容神主跌匱今來秀安僖王及夫人神主欲乞並依上件典禮四仲饗廟三獻官并奉禮郎等係嗣秀王充初獻本位姪男攝亞終獻其奉禮郎等乞湖州差官充攝行禮合用牲牢羊豕湖州排辦祭器祭服工部下文思院製造每遇仲饗本府前

期牒報湖州排辦所有行禮儀注乞從太常寺參照濮
安懿王儀注修定並從之其園廟差御帶霍漢臣同湖
州通判一員相度聞奏八月霍漢臣暨通判湖州朱撰
言奉詔相度園廟以圖來上十月詔委通判一員提督
修造祠堂如法修蓋十一月禮工部太常寺言濮安懿
王園廟三間二厦神門屋二坐齋院神厨靈星門欲令
湖州照應建造從之三年正月一日嗣秀王伯圭奏建
造秀安僖王園廟近已畢工所有脩製神主儀式令所
司檢照典故修制委官題寫詔差權禮部尚書李巘題
寫二月伯圭又奏秀安僖王祠堂園廟乞從濮安懿王
制每三年一次從本所移牒所屬州府檢計修造從之
莊文太子喪禮乾道三年七月九日皇太子薨設素幄
于太子宫正廳之東皇帝自內常服至幄俟時至易服
阜幘頭白羅衫黑銀帶絲鞋就幄發哀是日皇后服素
詣宮隨時發哀如宮中之禮合赴陪位官並常服吉帶
入麗正門詣宮幕次俟時至常服黑帶立班俟發哀畢
易吉服退自發哀至釋服日皇帝不視事權禁行在音
樂仍命諸寺院聲鐘其小斂大斂合祭告以本宮主管
春坊官一員行禮其餘祭告以諸司官行禮差護喪葬
事一員左藏庫出錢二萬貫銀五千兩絹五千匹成服

日皇帝服期次麤布幘頭襴衫腰絰絹襯衫白羅鞵以
日易月十三日而除皇后服次麤布蓋首長衫裙帔絹
襯服白羅鞵六宮人不從服皇太子妃及本宮人並斬
衰三年文武百官成服一日而除其文武合赴官及御
史臺閣門太常寺引班祇應人並服布幘頭襴衫腰擊
布帶本宮官僚並服齊衰三日服臨七日而除釋衰服
後藏其服至葬日服葬畢而除十二日詔故皇太子權
所就安穆皇后櫛宮側近擇地繼而都大主管所言太
史局官等選到寶林院法堂堪充皇太子櫛所從之十
三日以皇太子薨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十八日賜諡

莊文閏七月一日遣攝中書令尚書右僕射魏杞奉諡
冊寶于皇太子靈柩前百官常服入次易黑帶行禮畢
常服赴後殿門外進名奉慰是夕皇帝詣東宮行燒香
之禮如宮中之儀二日出葬宰臣葉顥等詣靈柩前行
燒香之禮興靈訖行事官陪位親王南班宗室東宮官
僚入班廳下再拜宰臣升詣香案前上香酌茶奠酒訖
舉冊官舉哀冊讀冊官跪讀訖宰臣再拜各降階立
在位官皆再拜靈柩進行文武百僚奉辭于城外親王
宗室並騎從至葬所掩壙畢辭訖退是日百僚進名奉
慰四年五月禮部太常寺言國朝典故卽無皇太子小

祥典禮今參酌討論將來莊文太子小祥日乞皇帝前
後殿特不視事其日先命侍從官一員常服詣太子神
坐前行奠酌禮令本宮官僚常服陪位奠酌畢退次慶
王恭王常服赴神坐前奠酌畢退次太子妃并榮國公
以下行家人禮至大祥日太子妃榮國公以下及本宮
人行禮畢焚燒神帛衰服間月妃及榮國公行禫祭家
人禮從之明年七月九日大祥是日皇帝不親事差簽
書樞密院事梁克家詣太子宮行奠酌禮如前儀

景獻太子嘉定十三年八月六日薨其發衰制服並如
莊文太子之禮九日詔護喪視殯所于莊文太子櫛宮
之東並依其制建造九月十日賜諡景獻遣攝中書令
知樞密院事鄭昭先奉諡冊寶于皇太子靈柩前讀冊
讀寶如儀訖班退至興靈日宰臣詣皇太子柩前行禮
畢柩行其宗室使相南班官常服黑帶並赴陪位騎從
至葬所俟掩攢畢奉辭訖退其日皇帝不視事百司赴
後殿門外立班進名奉慰十四年七月二日小祥差知
樞密院事鄭昭先充奠酌官十五年八月六日大祥九
月十五日昭景獻太子几筵已徹高平郡夫人傅氏可
特封信國夫人仍令主奉祭祀
上陵之禮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復有

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衣之式五代諸陵遠者令本州長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遣親謁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太宰春祠乾德三年始令宮人詣陵上冬服歲以爲常開寶九年太祖幸西京過鞏縣謁安陵奠獻雍熙二年宗正少卿趙安易言昨朝拜安陵永昌陵有司止設酒脯香以未明行事不設燭燎又先赴永昌陵後赴安陵及帝后二位不備拜頗愆於禮事下有司議曰按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不設牲牢之祀今請如宗廟薦享少加裁減除不設登劍牙槃食及太常登歌外餘悉如大祠朝拜日有司豫于陵南百步道東設次具翦除器以備洒掃設宗正卿位于兆外之左西向陵官位於卿之東南執事官又於其南俱西向北上設祭器禮料酒饌于兆門內宗正卿以下各就位再拜盥手奠酒讀祝冊再拜先赴安陵次永昌陵次孝明孝惠懿德淑德皇后陵從之景德三年真宗將朝詣陵以宰臣王旦爲朝拜諸陵大禮使太常禮院言朝陵故事合排小駕鹵簿唐太宗朝獻陵宿設黃麾仗周衛陵寢今請周設黃麾仗又唐制前一日陵令以玉冊進御親書近正奉出陵令受之今請造竹冊四幅祝畢焚之其百官位舊設陵所從祝

官及皇親客使分於神道左右貞觀中並陪列司馬門
內今望準舊儀施行又舊儀詣寢宮至大次之時設百
官位奏請行禮望令先入赴寢殿立班貞觀中皇帝至
小次素服乘馬檢會今年正月車駕朝拜明德櫝宮止
服素白衣當時皇帝在大祥之內今既服除望止服淡
黃袍又按貞觀永徽故事朝陵皆先親後尊拜辭訖出
還大次便進發今望先朝永熙陵行事及辭皇帝皆兩
次再拜陪位官每陵亦各兩次再拜今請皇帝詣安陵
參辭四度再拜永昌永熙陵各兩度設拜舊儀逐寢殿
上食備太牢之饌珍羞庶品近以羊豕代太牢今請備
少牢之祭設奠讀冊畢復詣寢宮上珍羞庶品別行致
奠之禮又舊儀前發二日太尉告太廟今請依禮徧告
六室詔特服素白衣行事次序如告太廟餘依所請四
年正月車駕次鞏縣罷鳴鞭及太常奏嚴金吾傳呼既
至齋于永安鎮行宮太官進蔬膳是夜漏未盡三鼓帝
乘馬却輿輦織扇至安陵素服步入司馬門行奠獻禮
諸陵亦然又詣下宮凡上官用牲牢祝冊有司奉事下
宮備膳羞內臣執事百官陪位又請元德太后陵奠獻
別于陵西南設幄殿祭如下宮禮畢徧詣孝明孝惠孝
章懿德淑德明德莊懷七后陵遂單騎從內臣巡視陵

闕而親奠夔魏岐鄆安周六王及恭孝太子諸墳其三
陵陪葬皇子皇孫公主之未出閣者及諸王夫人之蚤
亡者各設位次諸陵下宮之東序安陵百二十一墳量
設三十位男子女子共祝版二昌陵十五墳量設十位
熙陵八墳量設五位並祝版一以致祭焉辰後暫詣幄
次更衣復詣諸陵奉辭有司以朝拜無辭禮帝不忍故
復往仍遣官祭一品皇親諸親草大中祥符四年正月
祀汾陰經鞏縣有司請于訾村王喜設幄殿置三陵神
坐皇帝鞞袍就幄設香酒時果牙菜食奠獻而命大臣
以香幣酒脯詣諸陵致告駕還復行親謁之禮帝素服
乘馬至永安縣齋于行宮夜漏未盡二鼓詣三陵及元
德太后明德皇后陵奠獻哀慟未明禮畢復詣四陵奉
辭省視几筵奠獻如初禮又徧詣諸后陵諸王墳致奠
命中使徧祭皇親諸親墳及汝州秦王墳是歲命禮官
定春秋二仲遣官朝陵儀注以祭服行事專差宗正卿
一員朝拜三陵別遣官一員分拜諸陵又製長竿檐床
二副置陵表祝版遣寬衣軍士三十二人輿送陵下其
後添差陵廟行禮官四員選朝官京官宗姓者充翰林
學士錢惟演言春秋朝陵載于舊式公卿親往蓋表至
恭唐顯慶中始詔三公行事天寶以後亦遣公卿巡謁

蓋取朝廷大臣不必須同國姓後參用太常宗正卿晉
開運中亦命吏部侍郎近年以來止遣宗正等官人輕
位卑實虧舊制望自今于丞郎諸司三品內遣官闕則
差兩省諫舍以上所冀仰副追孝之心以成稽古之美
景祐初滄州觀察使守節言寒食節例遣宗室拜陵而
十月令內司賓往非所以致恭乃詔宗室正刺史以上
一員朝拜四年減栢子戶安陵永昌永熙各留四十戶
永定五十戶會聖宮十戶慶曆二年寒食十月朔宗室
刺史以上聽更往朝陵皇祐三年太常博士李壽朋奏
帝后諸陵薦饗皆有時獨昭憲皇后以合葬安陵不及
賜祭禮院言朝拜儀注牲牢並如太廟常饗例諸陵止
奠一爵而安陵奠兩爵兩贊再拜惟祭饌不兼設蓋有
司相承失之於是詔安陵昭憲皇后祝版牲幣御封香
依太廟同室禮更造諸陵祭器貯別庫三陵皆置卒五
百人唯定陵以章獻太后故別置一指揮昭陵使甘昭
吉引定陵例議置守陵奉先兩指揮京西轉運司請減
定陵卒半以奉昭陵詔選募一指揮額五百人初永安
縣官月朔朝定陵望朝三陵韓琦言昭陵未有朝日乃
令縣官朔望分朝諸陵熙寧中詔文臣大兩省武臣閣
門使以上經過陵下並許朝拜又詔自今臣僚朝拜諸

陵除見任嘗任執政官許進湯餘止奠獻薦新不特拜
初故事車駕詣陵謂之親謁南渡之後此禮不舉故上
陵或曰省視或曰保護或曰薦顯或曰祭告或曰致祭
或曰望祭或曰修奉悉遣官不專於行禮也建炎元年
五月一日詔應永安軍祖宗陵寢可差西京留守及臺
臣一員躬親省視如有合修奉去處措置奏聞仍詔廊
延路副總管劉光世充省視陵寢使又詔河南府鎮撫
使翟興團結本處義兵保護祖宗陵寢四年六月詔令
禮部給降度牒一百道充祭告諸陵禮料仍令翟興所
差來人齋祭告表以行紹興元年九月起居郎陳興義

言陛下躬履艱難之運駐蹕東南列聖陵邑遠在洛師
顧瞻山川未得時省雖欲遣使道路不通聖懷日憤近
聞道路少通差易前日願詔執事每半年擇遣使臣兩
員往省諸陵詔令樞密院每半年差使臣兩員前去三
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春秋二仲薦獻諸陵乞于行在
法惠寺設位望祭行禮從之自是每歲薦獻率循此制
五月詔令戶部支金一百兩付河南府鎮撫使司幹辦
公事任直清充祭告永安軍諸陵九年正月上謂輔臣
曰祖宗陵寢久淪異域今金國旣割還故地便當遣宗
室使相與臣寮前去修奉洒掃尋命同判太宗正事士

升充正將以湛等歸正結義保護陵寢故也端平元年
正月京西湖北安撫制置使史嵩之露布以滅金闡二
月御筆國家南渡以後八陵迴隔常切痛心今京湖師
臣以圖來上恭覽再三悲喜交集凡在臣子諒同此情
可令卿監郎官以上詣尚書省恭胝集議遂遣太常寺
主簿朱揚祖國門祇候林拓朝謁八陵紹興元年六月
太常寺言昭慈獻烈皇太后櫝宮在越州會稽縣合依
四孟朝獻禮例差率執一員前一日赴櫝宮泰寧寺宿
齋至日行朝拜之禮詔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行禮二年
三月知紹興府張守言昭慈獻烈皇后櫝宮近在府界
望許臣以時朝謁從之自是守臣皆許朝謁十七年十
一月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言望舉行舊制於春秋二仲
遣官詣永祐陵櫝宮薦獻臣僚又言陵廟之祭月有薦
新著在令典方今宗廟久已遵奉惟是永祐陵闕而未
講望令有司討論舉而行之太常寺討論欲依政和五
禮依典故令兩櫝宮遵依每月檢舉差官行禮其新物
令逐宮預行關報紹興府排辦從之二十七年六月詔
永祐陵及昭慈聖獻皇后櫝宮檢察承受以檢察宮陵
所爲名三十年九月吏部言紹興府會稽知縣依倣陵
臺令典故於階銜內帶兼主管櫝宮事務量加優異淳

熙元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春秋三仲差太常少卿薦獻永祜陵構宮并周視陵域如遇少卿有缺乞從本寺前期取指揮差本寺以次官充攝所有今年仲春薦獻卽日見闕少卿詔差太常丞錢良臣自後春秋遇少卿闕率以爲例慶元元年六月詔永阜陵孝宗皇帝構宮每歲秋季一就令所差監察御史恭詣朝拜檢察從御史臺申請諸陵亦如之

忌日唐初始著罷樂廢務及行香脩齋之文其後又朔望停朝令天下上州皆準式行香天祐初始令百官詣閣奉慰宋循其制惟宣祖昭憲皇后爲大忌前一日不坐羣臣詣西上閣門奏慰移班奉慰皇太后退赴佛寺行香凡大忌中書悉集小忌差官一員赴寺如車駕巡幸道遇忌日皆不進名奉慰留守自於寺院行香仍不得在拜表之所天下州府軍監亦如之建隆二年宣祖忌日時明憲太后在殯羣臣止詣閣奉慰而罷行香乾德二年禘于太廟其日惠明皇后忌有司言唐開成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祀先農與穆宗忌同日太和七年十二月八日蠶百神與敬宗忌同日詔以近廟忌辰作樂非便宜令縣而不作竊以農蠶之祭猶避廟忌而不作樂况僖祖同廟連室而在諱辰詎可輒陳金石之奏伏望

依禮縣而不作其後宣祖昭憲忌日詔準太祖太宗奉翼祖禮前一日更不廢務咸平中有司將設春宴金明池習水戲開瓊林苑縱都人游賞帝以是月太宗忌月命詳定故事以聞史館檢討杜鎬等言按晉穆帝納后月是康帝忌月禮官荀訥議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卽有忌時忌歲益無所据當時從訥所議唐武后神功元年建安王攸宜破契丹詣闕獻捷軍人入城例有軍樂內史王及善以國家忌月請備而不奏鳳閣侍郎王方慶奏按禮經有忌日而無忌月遂舉樂憲宗時太常博士韋公肅言禮無忌月禁樂今太常教坊以正月爲忌月停郊廟饗宴之禮中外士庶咸罷宴樂竊恐乖宜時依公肅所奏伏以忌日不樂嘗載禮經忌月徹縣實無典故况前代鴻儒議論足据其春宴及池苑並合舉樂景德元年北征凱旋京師是日以懿德皇后忌詔徹鹵簿鼓吹禮官議曰班師振旅國之大事后之忌日家之私事今大駕凱旋軍容宜肅昔武王伐紂在諒闇中猶前歌後舞夫諒闇是重遠忌是輕以此而論人不無爽况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其還京日法駕鼓吹音樂並請振作尋詔自今宗廟忌日西京及諸節鎮給錢十千防禦團練州七千軍事州五千以備齋設元德

皇后忌日舊制樞密使依內諸司例惟進名不赴行香
知樞密院王欽若以爲言自是三司使副翰林樞密龍
圖直學士並赴焉真宗崩元德明德皇后忌日在禪制
內乃停進名行香凡奉慰宰相樞密使各帥百官內職
共進名節度使留後觀察使各進名忌日前後各禁刑
三日如天慶節釋杖以下情輕者復斷屠宰不視事前
後各三日禁樂各五日其後以歲月漸遠禁刑不視事
各二日禁樂各三日章憲明肅太后忌辰禮官請依章
懿太后禮例前後二日不視事一日禁屠宰各三日禁
樂詔應大忌日行香臣僚並素食復立孝惠孝章淑德
章懷章惠溫成諸后爲小忌未幾罷神宗卽位太常禮
院言僖祖及文懿皇后神主既祧準禮不諱忌日亦請
依唐睿宗祧遷故事廢之初神御殿酌獻設皇帝位于
庭下而忌日兩府列于殿上寺院行香左右巡使兩赤
縣令于中門相向分立俟宰臣至立位前直省官贊進
楫于禮無撻乃命行香羣臣班殿下宰相一員升殿跪
爐而罷通楫又詔大忌日不爲假執政官蚤出禮部言
順祖及惠明皇后既葬遷主罷行香忌日請于永昌院
佛殿之東張幄齋薦乃詔僖祖翼祖并六位忌日咸如
之先是翼祖簡穆皇后神主奉藏夾室依禮不忌後復

詔還本室而忌日亦如舊焉政和新儀羣臣進名奉慰
其日質明文武朝參官入詣朝堂就次御史臺先引殿
中侍御史一員入就位次西上閣門御史臺分引朝參
官及諸軍將校次禮直官引三公以下在西上閣門南
階下每等重行異位並北向東上知西上閣門官于班
前西向立搢笏執名紙躬三公以下文武百寮俱再拜
俟閣門官執笏置名紙笏上入西上閣門訖退羣臣奉
慰詣景靈宮每等重行異位並北向東上禮直官揖班
首以下再拜訖引班首自東階升殿舍人接引同升詣
香案前搢笏上香跪奠茶訖執笏與降階復位又再拜
次引班首以下分左右搢笏行香宰相執政官分左右
行香訖執笏俱復位次引班首升殿詣香案前俛伏跪
搢笏執爐俟讀疏畢執笏俛伏與降階復位又再拜退
中興之制忌日百僚行香在外州軍亦詣寺院行香如
在以日易月照制之內並依禮例權停大祥後次年於
曆日內箋注立忌辰禁音樂一日紹興元年二月太常
少卿蘓遲等以徽宗欽宗留北有朔望遙拜之禮乃言
凡遇祖宗帝后忌前一日并忌日皇帝自內先服紅袍
遙拜訖易服行禮從之二年八月詔應諸路州軍見屯
軍馬統兵官每遇國忌免行香十三年正月御史臺言

正月十三日欽聖憲肅皇后忌其日立春準令諸臣寮
及將校立春日賜幡勝遇稱賀等拜表忌辰奉慰退即
戴欲乞候十三日忌辰行香退即行戴插從之三十一
年六月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言六月二十八日欽慈皇
后忌辰係在淵聖皇帝以日易月釋服之外百官行香
宜如常制詔依三十二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已降旨
欽宗祔廟翼祖當遷於正月九日告遷翼祖皇帝簡穆
皇后神主奉藏于夾室所有以後翼祖皇帝忌及諱簡
穆皇后忌欲乞依禮不諱不忌詔恭依淳熙元年十一
月詔文武百寮詣景靈宮國忌立班行香自今如遇宰
執俱致齋不及赴赴于東班從上引官一員升殿跪爐
行香以次官一員詣西班行香先是閣門得旨國忌行
香宰執致齋不赴其西壁武臣闕官押班已降旨揮差
使相或太尉節度使等押班可令文武班內班上一員
東壁押班止令西壁散香今後準此至是禮部太常寺
重別指定來上故有是命四年十月太常少卿齊慶胄
言每遇國忌文武班列莫敢不肅唯是武臣一班員數
絕少或以疾病在告多不赴赴詔閣門御史臺申嚴行
下如有違戾彈劾聞奏九年十月侍御史張太經奏比
來國忌行香日分合赴官類多託疾在告以免夙興拜

跪之勞乞自今如遇行香日有稱疾託故不赴者從本
臺彈奏乞置典憲從之

羣臣私忌開寶敕文應常參官及內殿起居職官等自
今刺史郎中將軍以下遇私忌請準式假一日忌前之
夕聽還私第其後有司言臣僚忌日恩賜其間甚有無
名者如劉繼元李煜劉鋹之類皆身為降俘忘沒已久
而尚霑恩賜及周朝忌日尚有追薦本朝亦有追尊皇
后生日道場并諸神祠亦有為生日者請付禮官詳議
不經之物一切省去詔周朝忌日仍舊餘罷之
宋史卷一百二十三終

宋史卷一百二十四

禮志第七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尚書右丞相監脩國之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

禮二十七 凶禮三

外國喪禮及入弔儀
諸臣喪葬等儀

凡外國喪告哀使至有司擇日設次於內東門之北隅
命官攝太常卿及博士贊禮俟太常卿奏請即向其國
而哭之五舉音而止皇帝未釋素服人使朝見不宣班

不舞蹈不謝面天顏引當殿喝拜兩拜奏聖躬萬福又
喝拜兩拜隨拜萬歲或增賜茶藥及傳宣撫問卽出班
致詞訖歸位又喝拜兩拜隨拜萬歲喝祇候退大中祥
符二年十二月北朝皇太后凶訃遣使來告哀詔遣官
迂之廢朝七日擇日備禮舉哀成服禮官詳定儀注以
聞其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幕殿俟時釋常服服素服白
羅衫黑銀帶素紗軟脚幞頭太常卿跪奏請皇帝爲北
朝皇太后凶訃至掛服又奏請五舉音文武百僚進名
奉慰退幕殿仍遣使祭奠弔慰三年正月契丹賀正使
爲本國皇太后成服所司設幕次香酒及衰服經杖等
禮直官引使副已下詣位北向再拜班首詣前執盞跪
奠俛伏興歸位皆再拜俟使已下俱衰服經杖成服訖
禮直官再引各依位北向舉哭盡哀班首少前去杖跪
奠酒訖執杖俛伏興歸位焚紙馬皆舉哭再拜畢各還
次服吉服歸驛天聖八年六月契丹使來告哀禮官詳
定北朝凶訃宜於西上閣門引來使奉書令閣門使一
員跪受承進宰臣樞密使已下待制已上並就都亭驛
弔慰七月一日使者耶律乞石至帝與皇太后發哀死
中使者自驛赴左掖門入至左昇龍門下馬入北偏門
階下行至右昇龍北偏門入朝堂西偏門至文德殿門

上奉書太常博士二員與禮直官贊引入文德殿西偏門階下行至西上閣門外階下面北跪進書閣門使跪受承進太常博士禮直官退使者入西上閣門殿後偏門入宣祐西偏門行赴內東門柱廊中間過幕次祇候朝見訖赴崇政殿門幕次祇候朝見皇太后訖出三日逾臣慰乞石于驛嘉祐三年正月契丹告國母哀使人到闕入見皇帝問云卿離北朝日姪皇帝悲苦之中聖躬萬福朝辭日卽云皇帝傳語北朝姪皇帝嬪太皇太后上僊遠勞人使訃告春寒善保聖躬中書樞密以下待制已上赴驛弔慰云竊審北朝太皇太后上僊伏惟悲苦五月獻遺留物明道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敕復王趙德明薨特輟朝三日令司天監定舉哀掛服日辰其日乘輿至幕殿服素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御坐前跪奏請皇帝爲夏王趙德明薨舉哀又奏請十五舉音又奏請可止文武百寮進名奉慰告哀使副以下朝見首領并從人作兩班見先首領見兩拜後班首奏聖躬萬福又兩拜隨拜萬歲喝賜例物酒食跪受起又兩拜隨拜萬歲喝各祇候退從人儀同是日皇太后至幕殿釋常服白羅大袖白羅大帶舉哀如皇帝儀其遣使致祭弔慰如契丹

其入弔奠之儀乾興元年真宗之喪契丹遣殿前都點檢崇義軍節度使耶律三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充大行皇帝祭殿使副左林牙左金吾衛上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馮延休充皇太后弔慰使副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充皇帝弔慰使副所司預於滋福殿設大行皇帝神御坐又於稍東設御坐祭奠弔慰使副並素服由西上閣門入陳禮物於庭中書門下樞密院並立於殿下再拜訖升殿分東西立禮直官閣門舍人贊引耶律三隱等詣神御坐前階下俟殿上簾捲使副等並舉哭殿上皆哭再拜訖引升殿西階詣神御坐前上香奠茶酒貽謀詭讀祭文畢降階復位又舉哭再拜訖稍東立俟皇太后升坐中書樞密院起居畢簾外侍立舍人引弔慰祭奠使副朝見殿上舉哭左右皆哭弔慰使副蕭日新等升殿進書訖降坐俟皇帝升坐中書樞密院起居畢升殿侍立舍人引弔慰祭奠使副朝見皇帝舉哭左右皆哭弔慰使副耶律宣等升殿進書訖賜三隱等襲衣冠帶器幣鞍馬隨行舍利牙校等衣服銀帶器幣有差弔慰使副蕭日新等復詣承明殿俟皇太后升坐中書樞密院俟立如儀舍人引蕭日新等升殿進問聖候書畢賜銀器衣著

宋差仍就客省賜三隱等茶酒又令樞密副使張士遜
別會三隱等伴宴於都停驛英宗卽位契丹使來賀乾
元節命先進書奠梓宮見于東階放夏國使人見客省
以書幣入後弔慰使見殿門外契丹祭奠使見于皇儀
殿東廂羣臣慰于門外使人辭于紫宸殿命坐賜茶故
事賜酒五行自是終諒闇皆賜茶神宗之喪夏國陳慰
使丁努嵬名謨鐸副使呂則陳韋精等進慰表于皇儀
門外退赴紫宸殿門賜帛有差元祐初高麗入貢有太
皇太后表及進奉物樞密院請遵故事惟合以皇帝回
諭敕書已而宣仁聖烈太后崩禮部太常閣門同詳定
高麗奉慰使人於小祥前後到闕令於紫宸殿門見客
省受表以進賜器物酒饌退並常服黑帶不佩魚候見
罷純吉服淳熙十四年金國弔祭使到闕惟皇帝先詣
梓宮行燒香禮及使入門祭訖皆就幄舉哭外陳設行
事並如先朝舊儀其奉辭日有司亦先設神御坐及設
香按茶酒果食盤臺於几筵殿上宰執升殿分東西立
侍從官於殿下西面立使副入門殿上下皆哭使副升
殿哭止使副詣神坐前一拜上香奠茶三奠酒畢拜興
讀祭文官跪讀祭文一拜興殿上下皆哭使副俱降歸
位立又再拜訖退

諸臣之喪國制諸王公主宗室將軍以上有疾皆乘輿臨問如小疾在家或幸其第有至三四者其宮邸在禁中多不時而往惟宰相使相駙馬都尉疾亟幸其第或賜勞加禮焉建隆元年七月宰相范質有疾太祖親幸其第賜黃金銀絹有差開寶二年趙普有疾帝再往視賜銀器絹甚厚太平興國中鎮寧軍節度楊信久病瘖忽能言帝異之遽幸其第加賜賚大中祥符三年三月鎮安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石保吉疾亟帝將臨視之其日大忌宰相言於禮非便遂遣內侍以諭保吉明日始臨省焉六月幸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第視疾賜白金千兩衣著千匹名藥一奩熙寧七年十二月詔頒新式凡臨幸問疾者賜銀絹宰臣及樞密使帶使相者二千五百兩匹樞密使使相二千兩匹知樞密院事叅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一千五百兩匹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樞密院事宣徽使七百五十兩匹殿前都指揮使一千五百兩匹駙馬都尉任使相以下者二千五百兩匹任節度觀察留後以下者一千五百兩匹並入內內侍省取賜

車駕臨奠太常新禮宰相樞密宣徽使叅知政事樞密副使駙馬都尉薨皆臨幸奠酌及發引乘輿或再往咸

平二年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楊礪卒卽日冒雨臨其喪
大中祥符元年殿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李繼和卒真
宗將臨其喪以問宰臣對曰繼和以品秩實無此禮陛
下敦序外族先朝亦嘗臨杜審瓊之喪於禮無嫌帝然
之卽日幸其第康定二年右正言知制誥吳育奏臣竊
見車駕每有臨奠臣僚宗戚之家皆卽時出幸道路不
戒羽衛不全從官奔馳衆目驚異萬乘法駕豈慎重之
意乎雖震悼方切於皇慈而舉動貴合乎經禮臣竊詳
通禮舊儀蓋俟喪家成服然後臨奠於事不迫在禮亦
宜臣愚欲乞今後車駕如有臨奠去處乞俟本家旣歛
成服然後出幸則恩意容典詳而得中警蹕羽儀備之
有素事下禮官儀遭喪之家有出殯日乃成服者恐至
時難行臨奠請自今聖駕臨奠臣僚宗戚之家若奏計
在交未前卽傳宜閣門只於當日令所屬候儀衛備奏
請車駕出幸若奏計在交未後卽次日臨奠庶使羽衛
整肅於事爲宜詔可其儀乘輿自內出千牛將軍四人
執戈一人執桃一人執芻前導車駕將至所幸之第贊
禮者引喪主哭於大門內望見乘輿止哭再拜立於庭
皇帝至幕殿改素服就臨喪主內外再拜皇帝哭十五
舉音喪主內外皆哭皇帝詣祭所三奠酒喪主已下再

拜皇帝退止哭從官進名奉慰皇帝改常服還內通借
著皇帝臨諸王妃主外祖父母皇帝父母宗戚貴臣等
喪出宮服常服至所臨處變服素服天聖喪葬令皇帝
臨臣之喪一品服錫衰三品已上總衰四品已下疑衰
皇太子臨弔三師三少則錫衰宮臣四品已上總衰五
品已下疑衰

輟朝之制禮院例冊文武官一品二品喪輟視朝二日
於便殿舉哀掛服文武官三品喪輟視朝一日不哀掛
服然其車駕臨問并特輟朝日數各繫聖恩一品二品
喪皆以翰林學士已下爲監護葬事以內侍都知已下

爲同監護葬事葬日輟視朝一日皆取旨後行慶曆五
年四月禮院奏準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知院曾公亮
奏朝廷行輟朝禮並乞以聞哀之明日輟朝其假日便
以充數仍爲永例如值其日前殿湏坐則禮有重輕自
可略輕而爲重更不行輟朝之禮臣今看詳公亮所奏
誠於輟朝之間適宜順變然慮君臣恩禮之情有所未
盡欲乞除人使見辭春秋二宴合當舉樂卽於次日輟
朝餘乞依公亮所奏詔可太平興國六年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平章事薛居正薨準禮一品喪合輟一日詔特
輟三日其後鄧王錢俶太師趙普右僕射李沆薨皆一

品合輟二日詔並特輟五日二品三品者亦有特輟焉
太平興國九年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李穆卒準禮諫
議大夫不合輟朝特輟一日開寶三年羅彥瓌魏仁浦
薨以郊祀及軍事不輟朝景德四年同平章事王顯薨
以皇帝朝拜諸陵吉凶難於相干更不輟朝康定元年
光祿卿鄭立卒禮官舉故事輟朝臺官言卿監職任疎
遠恩禮不稱自後遂不輟朝孝宗乾道三年四月一日
太常寺言皇伯母秀王夫人薨輟朝五日內二日不視
事乞自今月二日爲始輟朝至六日止其二日三日並
不視從之

舉哀掛服尚舍設次於廣德殿或講武殿大明殿其後
皆於後苑壬地前一日所司預設舉哀所幕殿周以簾
惟色用青素其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幕殿侍臣奏請降
輿俟時釋常服服素服白羅衫黑銀腰帶素紗軟脚幘
頭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御坐前跪奏請皇帝爲某官
薨舉哀又請舉哭十五舉音又奏請可止中書門下文
武百官進名於崇政殿門外奉慰皇帝釋素服服常服
乘輿還內建隆四年山南東道節度使慕容延釗卒太
祖素服發哀其後趙普薨太宗亦如之景德四年李沆
薨禮官言舉哀品秩雖載禮典伏緣國朝惟趙普曹彬

會行茲禮今望裁自聖恩詔特擇日舉哀自後宰臣薨
皆用此禮真宗乳母秦國延壽保聖夫人卒以太宗喪
始暮疑舉哀禮官言通禮皇帝爲乳母總麻按喪葬令
皇帝爲總一舉哀止秦國夫人保傳聖躬宜備哀榮況
太宗之喪已終易月之制今爲乳母發哀合於禮典從
之鄭國長公主薨禮官言降服大功擇日成服緣居大
行皇太后大祥之內衰服未除典禮舊章以輕包重酌
情順變禮當厭降望不成服皇親諸親亦不制服帝曰
宗室諸王皆不制服情所未忍至期當遣諸王就其第
成服及令皇后臨奠餘如所請皇從弟右監門衛大將
軍德鈞卒以皇帝恭謁陵寢罷舉哀成服天禧元年太
慰王旦薨時季秋大享明堂其日發哀真宗疑之禮官
言祠事在質明之前成服於既祠之後於禮無嫌詔可
康定二年皇子壽國公所薨年二歲禮官言已有爵命
宜同成人遂發哀成服熙寧十年永國公薨係無服之
殤詔特舉哀成服元祐元年王安石薨在神宗太祥之
內司馬光薨亦在諒闇中皆不舉哀成服高宗於劉光
世張俊秦檜之喪皆爲臨奠然設幄舉哀成服之禮未
之行也孝宗乾道三年始爲皇伯母秀王夫人薨設幕
殿後苑壬地舉哀成服復舉行焉皇太后皇后爲本族

之喪孝明皇后姊太原郡君王氏卒中書門下據太常
禮院狀準禮例皇后合出就故彰德軍節度使王饒第
發哀成服文武百僚詣其第進名奉慰從之章穆太后
母楚國太夫人吳氏薨太常禮院言皇帝爲外祖母本
服小功詳開寶通禮卽有舉哀成服之文又緣近儀太
功以上方成服今請皇太后擇日就本宮掛服雍王以
下爲外祖母給假其後太后嫡母韓四太夫人薨亦用
此制焉章獻明肅皇后改葬父母前一日皇后詣櫛所
候時詣成服所改服總尚儀奏請詣靈柩發哭奠酒退
六宮內人立班奉慰掩塋畢皇后詣墳奠獻再拜釋服

還宮外命婦進牋奉慰如儀

輟樂太平興國七年十月中書言今月七日乾明節選
定二十二日大宴二十日叅知政事竇偁卒明日皇帝
親幸其第臨喪慟哭設奠還宮卽今罷宴有司奏伏以
百司告備六樂在庭睿聖至仁聞哀而罷是以顯君父
愛慈之道勵臣子忠孝之心伏請宣付史館傳錄美實
詔可天禧二年九月十一日宴近臣于長春殿餞河陽
三城節度使張旻赴任以王旦在殯不舉樂嘉祐六年
三月五日宰臣富弼母秦國太夫人薨十七日春宴禮
院上言君臣父子國家均同元首股肱相濟成體貴賤

雖異哀樂則同一人向隅蒲堂嗟戚今宰臣新在苦塊
欲乞罷春宴聲樂以表聖人憂恤大臣之意詔下并春
宴寢罷

賻贈几近臣及帶職事官薨非詔葬者如有喪訐及遷
葬皆賜賻贈鴻臚寺與入內內侍省以舊例取旨其嘗
踐兩府或任近侍者多增其數絹自五百匹至五十匹
錢自五十萬至五萬又賜羊酒有差其優者仍給米麥
香燭自中書樞密而下至兩省五品三司三館職事內
職軍校并執事禁近者亡歿及父母近親喪皆有贈賜
宗室期功袒免乳母殤子及女出適者各有常數其特
恩加賜者各以輕重爲隆殺焉建隆元年十月詔有死
于矢石者人給絹三匹仍復其家三年長吏存撫之慶
曆二年詔陣亡軍校無子孫者賜其家錢指揮使七萬
副指揮使六萬軍使都頭副兵馬使副都頭五萬熙寧
七年參酌舊制著爲新式諸臣喪兩人以上各該支賜
孝贈只就數多者給官與職各該賻贈者從多給差遣
權并同權發遣並與正同諸兩府使相宣徽使并前任
宰臣聞疾或澆奠已賜不願教葬者并宗室不經澆奠
支賜雖不係勅葬並支賻贈餘但經問疾或澆奠支賜
或勅葬者更不支賻贈前兩府如澆奠只支賻贈仍加

絹一百布一百羊酒米麪各一十諸支賜孝贈在京羊
每口支錢一貫以折第二等絹充每匹折錢一貫三百
文餘支本色在外米支白秬米麪每石支小麥五斗酒
支細色餘依價錢諸文臣卿監以上武臣元係諸司使
以上分司致仕身亡者其賻贈並依見任官三分中給
二限百日內經所在官司投狀召命官保關申限外不
給待制觀察使以上更不召保元豐五年詔鄜延路溪
於王事有家屬見今在本路欲歸鄉者給賻外其大使
臣以上更支行李錢百千小使臣五十千差使殿侍三
十千其餘比類支給紹興二十六年詔今後命官實因
幹辦公事邂逅非理致死者並遵依舊法所有李光弔
請於紹興條內添注日限指揮更不施行舊法非理致
死者謂焚溺墜壓之類通判以上賜銀五百兩餘三百
兩職司已上取旨初紹興二年五月吏部侍郎李光弔
明立定折跌骨五十餘日三十日內身亡之人並支前
項銀數至是戶部侍郎宋貺言自立定日限後來多是
因他病身故之人子孫規圖賞給計會所屬旋作差出
名目陳乞保奏誠爲欺罔故有是命
詔葬禮院例冊諸一品二品喪敕備本品鹵簿送葬者
以少牢贈祭於都城外加犀束白深青二纁二諸重一

品柱鬲六五品已上四大品已下二諸銘旌三品已上
長九尺五品已上八尺六品已上七尺皆書某官封姓
之柩諸輜車三品以上油幟朱絲絡網施襪兩廂畫龍
幟竿諸末垂六旒蕪七品已上油幟施襪兩廂畫雲氣
垂四旒蕪九品以上無旒蕪庶人鼈甲車無幟襪畫飾
諸引披鐸翼挽歌三品已上四引四披六鐸六翼挽歌
六行三十六人四品二引二披四鐸四翼挽歌者四行
十六人五品六品挽歌八人七品八品挽歌六人六品
九品謂非升朝者挽歌四人其特引披者皆布幟布深衣挽
歌白練幟白練構衣皆執鐸綵並繫襪諸四品已上用
方相七品已上用魃頭諸燾五品已上其竿長九尺已
下五尺已上諸葬不得以石為棺槨及石室其棺槨皆
不得雕鏤彩畫施方牖檻棺內不得藏金寶珠玉又按
會要勳戚大臣薨卒多命詔葬遣中使監護官給其費
以表一時之恩凡凶儀皆有買道方相引輓車香蓋紙
錢鵝毛影輿錦繡虛車大輿銘旌儀棺行幕名一挽歌
十六其明器牀帳衣輿結彩牀皆不定數墳所有石羊
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加石人二人入墳有當壙當野
祀思祖明地軸十二時神誌石券石鐵券各一殯前一
日對靈柩及至墳所下事時皆設敕祭監葬官行禮熙

寧初又著新式頒于有司乾德六年三月中書令秦國
公孟昶薨其母李氏繼亡命鴻臚卿范禹偁監護喪事
仍詔禮官議定吉凶儀杖禮例以聞太常禮院言檢詳
故事晉天福十二年葬故魏王周廣順元年葬故樞密
使楊邠侍衛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例並用一品禮墓
方圓九十步墳高一丈八尺明器九十事石作六事音
身隊二十人當壙當野祖明祖思地軸十二時神蚊扇
帳暖帳各一輜車一挽歌三十六人拂一燾一嬰六輜
車輓車儀槨車買道車誌石車各一方相氏鵝毛燾銘
旌香輿影輿蓋輿錢輿五穀輿酒醢輿衣物輿庖牲輿
各一黃白紙帳園宅象生什物行幕并誌文挽歌詞啓
積啓奠祝文並請下有司修製其儀太僕寺革輅兵部
本品鹵簿儀仗太常寺本品鼓吹儀仗殿中省繳一曲
蓋二朱漆團扇四白第導引出城量遠近各還贈玉一
纁二贈祭少牢禮料亦請下光祿太府寺少府監諸司
依禮供應又楚王母依子官一品例準令文外命婦一
品侍近二人青衣六人偏扇方扇各十六行部三坐部
二白銅飾犢車駕牛馭人四從人十六夾車從車六繳
一大扇一團扇二戟六十伏緣又不施用如特賜施行
卽合於孟昶吉凶仗內相參排列詔並令排列祇應仍

俟導引至城外分半導至西京墳下及葬命供奉官周
貽慶押奉議軍士二指揮防護至洛陽又賜子玄詰墳
莊一區開寶四年建武軍節度使何繼筠卒詔遣中使
護葬仍賜寶劍甲冑同葬咸平元年護國軍節度使驤
馬都尉王承衍葬鹵簿鼓吹備而不作以在太宗太祥
忌禁內也元豐五年崇信軍節度使華陰郡王宗旦薨
聽以旌節牌印葬尋又詔不卽隨葬者徒二年因而行
用者罪之紹興二十四年太師清河郡王張俊葬上曰
張俊極宣力與他將不同恩數務從優厚仍賜十梁額
花冠貂蟬籠巾朝服一襲水銀二百兩龍腦一百五十
兩其後楊存中薨孝宗令諸寺院聲鐘仍賜水銀龍腦
以歛熙寧新式先是知制誥曾布言竊以朝廷親睦九
族故於死喪之際臨弔賻恤至於窀穸之具皆給於縣
官又擇近臣專董其事所以深致其哀榮而盡其送終
之禮近世使臣沿襲故常過取饋遺故私家之費往往
倍於公上祥符中患其無節嘗詔有司定其數皇祐中
又著之編敕令使臣所受無過五百朝臣無過三百有
違之者御史奏劾伏見比歲以來不復循守其取之者
不啻十倍於著令乞取舊例裁定酌中之數以爲永式
詔令太常禮院詳定令布裁定以聞嘉祐七年詔太宗

正自今皇親之喪五年以上未葬者不以有無尊親
喪並擇日葬之初龍圖閣直學士向傳式言故事皇親
係節度使以上方許承凶營葬其卑幼喪皆隨葬之自
慶曆八年後積十二年未葬者幾四百餘喪官司難於
卒辦致濮王薨百日不及葬請自今兩宅遇有尊屬之
喪不以官品爲限而葬之下判大宗正司太常禮儀院
司天監議而有是詔元祐中又詔御史臺臣僚父母無
故十年不葬卽依條彈奏及令吏部候限滿檢察尚有
不葬父母卽未得與關升磨勘如失檢察亦許彈奏
追封冊命通禮策贈貴臣守宮於主人大門外設使副

位使人公服從朝堂受策載於犢車各備鹵簿主人
之門降車使者稱有制主人降階稽顙內外皆哭讀冊
訖主人拜送之國朝之制有於私第冊之者有於本道
冊之者私第冊之者乾德三年正衙命使冊贈孟昶尚
書令追封楚王是也本道冊者建隆元年故特進檢校
太師南平王高保融奉敕贈太尉端拱元年故守太師
尚書令鄧王錢俶特追封秦王是也其儀與通禮太略
相類不復錄

定論王公及職事官五品以上薨贈官本家錄行狀上
尚書省考功移太常禮院議定博士撰議考功審覆判

都省集合省官參議其上中書門下宰臣判準始錄奏
聞敕付所司卽考功錄牒以未葬前賜其家省官有異
議者聽具議聞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
諡曰先生太平興國八年詔增周公諡法五十五字美
諡七十一字爲一百字平諡七字爲二十字惡諡十七
字爲三十字其沈約賀琛續廣諡盡廢後以直史館胡
旦言舊制文武官臣僚皆以功行上下各賜諡法近朝
以來遂成闕典建隆以後臣僚三品以上合賜諡者百
餘人望令史館編錄行狀送禮官定諡付館修入國史
詔今後並令禮官取行狀定諡送考功詳覆關送史館
永爲定式直集賢院王暉言諡者行之表也善行有善
諡惡行有惡諡蓋聞諡知行以爲勸戒六典太常博士
掌王公以下擬諡皆跡其功德爲之褒貶近者臣僚薨
卒雖官該擬諡其家自知父祖別無善政慮定諡之際
斥其繆戾皆不請諡竊惟諡法自周公以來垂爲不刊
之典蓋以彰善譴惡激濁揚清使其身沒之後是非較
然用爲勸懲今若任其遷避則爲惡者肆志而不峻乞
自今後不必候其請諡並令有司舉行如此則隱慝無
行之人有所沮勸若須行狀申乞方行擬諡考諸方冊
別無明證惟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臣謂春秋之

時禮壞樂闕公叔之卒有司不能明舉舊典故至將葬始請諡於君且周制太史掌小喪賜諡小史掌卿大夫之家賜諡請議以此知有司之職自當舉行明矣詔下有司詳定如皞請焉禮院更議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已葬請諡乃言自古作諡皆在葬前唐開元三品以上將葬既啓殯告贈諡於柩前無贈者設啓奠卽告諡既葬加諡出於唐時如顏杲卿盧奕盡忠王室當時置而不議至郭知運死五十餘年乃始請諡右司員外郎崔原以爲非旌善之禮而太常博士獨孤及謂新制死不必有諡又謂有故闕禮追遠請諡順也及長於開元之世親聞啓奠告諡而爲新制不必有諡豈非誣哉又有故闕禮追遠請諡皆違禮經何順之有國家給諡一用唐令然請諡之家例供尚書省官酒食撰議官又當有所贈遺故或闕而不請景祐四年宋綬建議令官給酒食其後又罷贈遺自此既葬請諡者甚衆歲月浸久官闕行跡士大夫所不能知子孫與其門生故吏志在虛美隱惡而有司措以加諡是非聖人之法而徇唐庸有司之議也詔自今得諡者令葬前奏請或其家不請則尚書太常合議定諡前葬牒史館及付其家卽徇私諡不以實論如選舉不以實法既葬請諡者不定諡

用書令
有姑闕顛
世縣聞
十四終

宋史卷一百二十五

禮志第七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禮二十八 禮四

士庶人喪服紀

士庶人喪禮開寶三年十月詔開封府禁喪葬之家不得用道釋威儀及裝束異色人物前引太平興國七年正月命翰林學士李昉等重定士庶喪葬制度昉等奏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宋史卷一百二十五 禮志

議曰唐大曆七年詔喪葬之家送葬祭盤只得於喪家
及塋所置祭不得於街衢張設又長慶二年令百姓喪
葬祭奠不得以金銀錦繡爲飾及陳設音樂葬物稍涉
僭越並勒毀除臣等叅詳子孫之葬父祖卑幼之葬尊
親全尚樸素卽有傷孝道其所用錦繡伏請不加禁斷
其用音樂及欄街設祭身無官而葬用方相者望嚴禁
之其詔葬設祭者不在此限又準後唐長興二年詔五
品六品常叅官喪舉昇者二十人挽歌八人明器三十
事共置八牀七品常叅官昇者十六人挽歌六人明器
二十事置六牀六品以下京官及檢校試官等昇者十
二人挽歌四人明器十五事置五牀並許設紗籠二庶
人昇者八人明器十二事置兩牀悉用香輦魂車其品
官葬祖父母父母品卑者聽以子品葬妻子者迺降一
等其四品以上依令式施行望令御史臺街司頒行限
百日率從新制限滿違者以違禁之物給巡司爲賞喪
家輒舉樂者謹伶人他不如制者但罪下里工作從之
九年詔曰訪聞喪葬之家有舉樂及令章者蓋聞隣里
之內喪不相舂苴麻之旁食未嘗飽此聖王教化之道
治世不刊之言何乃匪人親罹釁酷或則舉奠之際歌
吹爲娛靈柩之前令章爲戲甚傷風教實紊人倫今後

有犯此者並以不孝論預坐人等第科斷所在官吏常加覺察如不用心並當連坐景德二年開封府言文武官亡歿諸寺擊鐘未有定制欲望自今大卿監大將軍觀察使命婦郡夫人已上卽據狀聞奏許於天清開寶二寺擊鐘其聲數旋俟進止自餘悉禁從之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唯恐不至死則燔葬而棄捐之何獨厚於生而薄於死乎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識者見之動心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係官之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方今火葬之慘日益熾甚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飾守臣措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少禪風化之美從之二十八年戶部侍郎榮蕤言比因臣僚陳請禁火葬令州郡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誠爲善政臣聞吳越之俗葬送費廣必積累而後辦至於貧下之家送終之具唯務從簡是以從來率以火化爲便相習成風勢難遽革况州縣休息之久生聚日繁所用之地必須寬廣仍附郭近便處官司以艱得之故有未行標撥者旣葬埋未有處所而行火化之禁恐

非人情所安欲乞除豪富士族申嚴禁止外貧下之民
并客旅遠方之人若有死亡姑從其便候將來州縣標
撥到荒閑之地別行取旨詔依仍令諸州依已降指揮
措置標撥

服紀宋天子及諸臣服制前史皆散記諸禮中未嘗特
錄之也後史則表而出之高宗於外廷以日易月於內
廷則行三年之禮御朝則淺素淺黃孝宗又力持三年
之制皇帝未成服則素紗軟脚幘頭白羅袍黑銀帶絲
鞋成服日布梁冠朱熹云當用十二梁首經直領布大袖衫朱熹云六不

嘗用襴蓋布裙袴腰經竹杖白綾襯衫或斜巾帽子視

事日去杖首經小祥日改服布幘頭襴衫腰經布袴大
祥畢服素紗軟脚幘頭白羅袍素履黑銀帶禪祭畢素
紗軟脚幘頭淺色黃羅袍黑銀帶耐廟日服履黃袍紅
帶御正殿視事則皂幘頭淡黃袍黑鞞犀帶素絲鞋此
中興後制也孝宗居憂再定三年之制其服布冠直領
大袖衫布裙首經腰經竹杖小祥不易服大祥禮畢始
去杖去經禫祭畢始服素紗軟脚幘頭白袍黑銀帶耐
廟畢服皂幘頭黑鞞犀帶每遇過宮廟謁則衰經行禮
二十五月而除三年之內禁中當服布市布衫布背子
視事則御內殿服白布幘頭白布袍黑銀帶殿設素幄

每五日一次過宮則衰絰而杖虞祭則布折上巾黑帶
布袍受金使弔則衰絰御德壽殿東廊之素幄受賀節
使則御垂拱殿東楹之素幄是時宰執近臣皆不肯行
惟斷自上心堅不可奪大臣乃不敢言贊其決者惟敕
下僚沈清臣一人而已

正爲君服宋制有三等中書門下樞密使副尚書翰林
學士節度使金吾上將軍文武二品以上布梁冠直領
大袖衫布裙袴腰絰竹杖或布幘頭襴衫布斜巾絹襪
服文武五品以上并職事官監察御史以上內客省宣
政昭宣知閣門事前殿都知押班布梁冠直領大袖衫

裙袴腰絰或幘頭襴衫自餘文武百官布幘頭襴衫腰
絰而已入局治事並不易服宰執奏事去杖小祥去冠
餘官奏事如之大祥素紗軟脚折上巾黻公服白鞞錫
帶禫除畢去黻服常服仍黑帶阜鞞鞞附廟畢始純吉
服宗室出則常服居則衰麻以終制光宗居孝宗之憂
趙汝愚當國始令羣臣服白涼衫阜帶治事逮終制乃
止寧宗居光宗之憂復令百官以日易月禫除畢服紫
衫阜帶以治事從禮部侍郎陳宗召請也諸路監司州
軍縣鎮長吏以下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衫麻腰絰朝晡
臨三日除之內外命婦當人臨者布裙衫帔首絰絹襯

衫帕首士庶於本家素服三日而除婚嫁服除外不禁
文武臣僚之家至山陵祔畢乃許嫁娶仍不用花綵及
樂淳熙十四年十月以將作監韋璞充金國告哀使閣
門舍人姜特立副之禮部太常寺言告哀使副并三節
人從禮例如在大祥內合服布幘頭襪衫布袴腰經布
涼繖鞍韉在禫服內合服素紗軟脚幘頭黦色公服黑
鞵犀帶青繖阜鞍韉俟禫除卽從吉服仍繫黑帶去魚
涼繖韉並從禫制并去狨座三節人衣紫衫黑帶並不
聽樂不射弓弩候過界聽使副審度隨宜改易服用從
之或遺留遺信物使同上服

喪服雜議慶曆七年侍御史吳鼎臣言武班及諸職司
人吏曾因親喪出入禁門甚有褻素紗幘頭者殊失肅
下尊上之禮欲乞文武兩班除以官品起復許褻素紗
外其餘臣僚并諸職司人吏雖有親喪服未除並須光
紗加首不得更褻素紗詔送太常禮院禮官言準令文
凶服不入公門其遭喪被起在朝叅虞常服各依品服
惟色以淺無金玉飾在家依其服制其被起者及暮喪
以下居式假者衣冠朝集皆聽不預今鼎臣所奏有礙
令文詔依所定如遇筵宴其服淺色素紗人更不令祇
應

丁父母憂淳化五年八月詔曰孝爲百行之本喪有三
年之制著於典禮以厚人倫中外文武官子弟或父兄
之淪亡蒙朝廷之齒叙未及卒哭已聞蒞官遽忘哀戚
頗玷風教自今文武官子弟有因父亡兄歿特被叙用
未經百日不得趣赴公參御史臺專加糾察并有冒哀
求仕釋服從吉者並以名聞咸平元年詔任三司館閣
職事者丁憂並令持服又詔川峽廣南福建路官丁憂
不得離任既受代而喪制未畢者許其終制尋令川峽
官除州軍長史奏裁餘並許解官大中祥符九年殿中
侍御史張廓言京朝官丁父母憂者多因陳乞與免持
服且忠孝恩義士所執守一悖於禮其何能立今執事
盈庭各務簡易况無金革之事中外之官不闕不可習
以爲例望自後並依典禮三年服滿得赴朝請天禧四
年御史臺言文武官併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
條例下太常禮官議曰按禮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
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謂同月若同日
死也先葬者母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哀宜從重也
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變服也
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
及服重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

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及喪服注云沒猶終也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及喪服後死者之服又杜預云若父母同日卒其葬先母後父皆服斬衰其虞祔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及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虞訖及服父之服既除練則服母之服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訖則服母之服賀循云父之喪未終又遭母喪當父服應終之月皆服祥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事父母之服臣等參考典故則是隨其先後而除之無通服五十四月之文請依舊禮改正慶曆三年太常禮院議禮記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大也請不以文武品秩高下並聽終喪時以武臣入流者雜難盡解官詔自今三司副使已上非領邊寄並聽終制仍續月奉武臣非在邊而願解官者聽凡奪情之制文臣諫舍以上牧伯刺史以上皆卒哭後思制赴復其在切要者不候卒哭內職遭喪但給假而已願終喪者亦聽惟京朝幕職州縣官皆解官行服亦有特追出者凡公除與祭景祐二年禮儀使言天聖五年太常禮院言自來宗廟祠祭皆宰臣參知政事行事每有服制旋復改差多致妨闕檢會唐會要貞元六年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監祭御史以禮

有總麻已上喪不得饗廟移牒吏部詰之吏部奏准禮諸侯絕周大夫絕總者所以殺旁親不敢廢大宗之祭事則總不祭者謂同宮未葬欲人吉凶不相躓也魏晉已降變而從權總已上喪服假滿卽吉謂之公除凡既葬公除則無事不可故於祭無妨乞今凡有慘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許吉服赴祭同宮未葬雖公除依前禁之詔從又王涇郊祀錄總麻已上喪不行宗廟之祭者以明吉凶不相干也貞元吏部奏請得許權改吉服以從宗廟之祭此一時之事非舊典也今本院看詳律稱如有總麻已上喪遣克掌事者答五十此唐初所定

吏部起請皆援引典故奉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後雖王涇著郊祀錄是一時之事非舊典也又別無詔敕改更是以歷代止依貞元詔命施行至大中祥符中詳定官請依郊祀錄總麻以上喪不預宗廟之祭今詳貞元起請證據分明王涇所說別無典故望自今後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免致廢闕慶曆七年禮官邵必言古之臣子未有居父母喪而輒與國家大祭者今但不許入宗廟至於南郊壇景靈宮皆許行事按唐吏部所請慘服既葬公除者謂周以下也前代後相承誤以爲三年之喪得吉服從祭失之甚也又據

律文諸廟享有總麻以上喪不許執事祭天地社稷不
禁此唐之定律者不詳經典意也王制曰喪三年不祭
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注云不敢以卑廢尊也是
指王者不敢以私親之喪廢天地社稷之祭非謂臣下
有父母喪而得從天子祭天地社稷也兼律文所以不
禁者亦止謂總麻以上周以下故也南郊太廟俱爲吉
祀奉承之意無容異禮今居父母喪不得入太廟至南
郊則爲愈重朝廷每因大禮待祠之官普有霑資使居
喪之人得預祠事是不欲慶澤之行有所不被奈何以
小惠而傷大禮近歲兩制以上並許終喪惟於武臣尚
仍舊制是亦取古之墨緣從事金革無避之義也然於
郊祀吉禮則爲不可下禮院議曰郊祀大禮國之重事
百司聯職僅取濟集若居喪被起之官悉不與事則或
有妨闕但不以慘羸之容按於祭次則亦可行請依大
常新禮宗室及文武官有遭喪被起及卒哭赴朝參者
遇大朝會聽不入若緣郊廟大禮惟不入宗廟其郊壇
景靈宮得權從吉服陪位或差攝行事詔可天聖五年
侍講學士孫奭言伏見禮院及刑法司外州執守服制
詞旨俚淺如外祖卑於舅姨大功加於嫂叔顛倒謬妄
難可遽言臣於開寶正禮錄出五服年月并見行喪服

制度編附假寧令請下兩制禮院詳定翰林學士承旨
劉筠等言輿所上五服制度皆應禮經然其義簡與世
俗不能盡通今解之以就平易若兩相爲服無所降殺
舊皆言服者具載所爲服之人其言周者本避唐諱合
復爲期又節取假寧令附五服敕後以便有司仍板印
頒行而喪服親踈隆殺之紀始有定制矣

子爲嫁母景祐二年禮官宋祁言前祠部員外郎集賢
校理郭積幼孤母邊更嫁有子積無伯叔兄弟獨承郭
氏之祭今邊不幸而積解官行服按五服制度敕齊衰
杖朞降服之條曰父平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其左方

注謂不爲父後者若爲父後者則爲嫁母無服詔議之
侍御史劉夔曰按天聖六年敕開元五服制度開寶正
禮並載齊衰降服條例雖與祁言不異然假寧令諸喪
斬齊三年並解官齊衰杖朞及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若
庶子爲後爲其母亦解官申心喪母出及嫁爲父後者
雖不服亦申心喪注云皆爲生已者律疏云心喪者爲
妾子及出妻之子合降其服二十五日內爲心喪載詳
格令子爲嫁母雖爲父後者不服亦當申心喪又禱居
心喪者釋服從吉及忘哀作樂冒哀求仕者並同父母
正服今龍圖閣學士王博文御史中丞杜衍嘗爲出嫁

母解官行喪若使生爲母子沒爲路人則必虧損名教
上玷孝治且杖朞降服之制本出開元禮文逮乎天寶
降敕俾終三年然則當時已悟失禮晉袁準謂爲人後
猶服嫁母據外祖異族猶廢祭行服知父後應服嫁母
劉智釋云雖爲父後猶爲嫁母齊衰朞云非父所絕
爲之服周可也昔孔鯉之妻爲子思之母鯉卒而嫁於
衛故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
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喪之
禮如子云子聖人之後卽父後也石苞問淳于棼爲父
後者不爲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或者以爲嫁與出不
異不違禮意雖執從重之義而以廢祭見譏君爲祥正
棼引子思之義爲荅且言聖人之後服嫁母明矣積之
行服是不爲過詔兩制御史臺禮院再議曰按儀禮父
卒繼母嫁爲之服朞謂非生已者故父卒改嫁降不爲
已母唐上元元年敕父在爲母尚許服三年今母嫁旣
是父終得申本服唐紹議曰爲父後者爲嫁母杖周不
爲父後者請不降服至天寶六載敕五服之紀所宜企
及三年之數以報免懷其嫁母亡宜終三年又唐人坐
議吉凶加減禮云凡父卒親母嫁齊衰杖朞爲父後者
亦不服不以私親廢祭祀惟素服居聖室心喪三年免

役解官母亦心服之母子無絕道也按通禮五服制度
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及爲祖後祖在爲祖母雖
周除仍心喪三年侍講學士馮元言儀禮禮記正義古
之正禮開寶通禮五服年月敕國朝見行典制爲父後
者爲出母無服惟通禮義纂引唐天寶六年制出母嫁
母並終服三年又引劉智釋議雖爲父後猶爲出母嫁
母齊衰卒哭乃除蓋天寶之制言諸子爲出母嫁母故
云並終服三年劉智言爲父後者爲出母嫁母故云猶
爲齊衰卒哭乃除各有所謂固無疑也況天聖五服年
月敕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降杖朞則天寶之制
已不可行又但言母出及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
喪卽不言解官若專用禮經則是全無服式若俯同諸
子杖朞又於條制相戾請凡子爲父後無人可奉祭祀
者依通禮義纂劉智釋議服齊衰卒哭乃除踰月乃祭
仍申心喪則與儀禮禮記正義通典通禮五服年月敕
爲父後爲出母嫁母無服之言不遠如諸子非爲父後
者爲出母嫁母依五服年月敕降服齊衰杖朞亦解官
申心喪則與通禮五服制度言雖周除仍心喪三年及
刑統言出妻之子合降其服皆二十五日內爲心喪其
義一也郭積應得子爲父後之條緣其解官行服已過

暮年難於追改後當依此施行詔自今並聽解官以申心喪

子爲生母大中祥符八年樞密使王欽若言編脩冊府元龜官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聶震丁所生母憂嫡母尚在望特免持服禮官言按周制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晉解遂問蔡謨曰庶子喪所生嫡母尚存不知制服輕重荅云士之妾子服其母與凡人喪母同鍾陵胡澹所生母喪自有嫡兄承統而嫡母存疑不得三年問范宣荅曰爲慈母且猶三年況親所生乎嫡母雖尊然厭降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厚制之事豈得引父爲

比而屈降之子也南齊褚淵遭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爲中軍將軍後嫡母吳郡公主薨葬畢令聶職則震當解官行服心喪三年若特有奪情之命望不以追出爲名自今顯官有類此者亦請不稱起復第遣釐職熙寧三年詔御史臺審決秀州軍事判官李定追服所生母喪御史臺言在法庶子爲父後如嫡母存爲所生母服總三月仍解官申心喪若不爲父後爲所生母持齊衰三年正服而禫今定所生仇氏亡日定未嘗請解官持心喪止以父老乞還侍養宜依禮制追服總麻而解官心喪三年時王安石芘定權爲太子中允而言者俱罷免

婦爲舅姑乾德三年判大理寺尹拙言按律及儀禮喪服傳開元禮儀纂五禮精義三禮圖等書所載婦爲舅姑服周近代時俗多爲重服劉岳書儀有奏請之文禮圖刑統乃邦家之典豈可守書儀小說而爲國章邪判少卿事薛允中等言戶部律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各離之若居周喪而嫁娶者杖一百又書儀舅姑之服斬衰三年亦準敕行用律敕有差望加裁定右僕射魏仁浦等二十一人奏議曰謹按禮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舅姑與父母一也而古禮有暮年之說至於後唐始定三年之喪在理爲當况五服制度前代增益甚多按唐會要嫂叔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爲暮衆子婦小功增爲大功父在爲母服暮高宗增爲三年婦爲夫之姨舅無服玄宗令從夫服又增姨舅同服總麻及堂姨舅祖免至今遵行况三年之內凡筵尚存豈可夫處若塊之中婦被綺紈之餘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理本况婦爲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止服暮年乃是尊夫而卑舅姑也况孝明皇后爲昭憲太后服喪三年足以爲萬世法欲望自今婦爲舅姑服並如後唐之制其三年齊斬一從其夫

嫡孫承重天聖四年大理評事杜杞言祖母潁川郡君
鍾歿並無服重子婦餘孤孫七人臣最居長今已服斬
衰卽未審解官以否禮院言按禮喪服小記曰祖父卒
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正議曰此論適孫承重之服祖
父卒者適謂孫無父而爲祖後祖父已卒今遭祖母喪
故云爲祖母後也父卒爲母故三年若祖父卒時父已
先亡亦爲祖父三年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爲祖暮今父
歿祖母亡時已亦爲祖母三年也又按令文爲祖後者
卒爲祖母祖父歿嫡孫爲祖母承重者齊衰三年並解
官合依禮令寶元二年度支判官集賢校理薛紳言祖
母萬壽縣太君王氏卒是先臣所生母服紀之制罔知
所適乞降條制庶知遵守詔送太常禮院詳定禮官言
五服年月敕齊衰三年爲祖後者祖卒則爲祖母又曰
齊衰不杖暮爲祖父母注云父之所生庶母亦同惟爲
祖後者不服又按通禮義纂爲祖後者父所生庶母亡合
三年否記云爲祖母也爲後三年不言嫡庶然奉宗廟
當以貴賤爲差庶祖母不附於皇姑已受重於祖當爲
祭主不得申於私恩若受重於父代而養爲後可也又
曰庶祖母合從何服禮無服庶祖母之文有爲祖庶母
後者之服晉王虞議曰受命爲後則服之無嫌婦人無

子託後族人猶爲之服况其子孫乎人莫敢卑其祖也且妾子父歿爲母得申三年孫無由獨屈當服之也看詳五服年月敕不載特重之文於義纂卽有所據今薛紳不爲祖後受重於父合申三年之制史館檢討同知太常禮院王洙言五服年月敕與新定令文及通禮正文內五服制度皆聖朝典法此三處並無爲父所生庶母服三年之文唯義纂者是唐世蕭嵩王仲丘等撰集非創脩之書未可據以決事且所引兩條皆近世諸儒之說不出於六經臣已別狀奏駁今薛紳爲映之孫耀母爲別子始祖紳繼別之後爲大宗所守至重非姪次庶子等承傳其重者也不可輒服父所生庶母三年之喪以廢始祖之祭也臣謹按禮經所謂重者皆承後之文据義纂稱重於父亦有二說一者嫡長子自爲正體受重可知二者或嫡長亡取嫡或庶次承傳父重亦名爲受重也若繼別子之後自爲大宗所承至重不得更遠係庶祖母爲之服三年惟其父以生已之故爲之三年可也詳義纂所謂受重於父者指嫡長子亡次子承傳父重者也但其文不同耳詔太常禮院與御史臺詳定聞奏衆官叅詳耀卿王氏子紳王氏孫尤親於慈母庶母祖母庶祖母也耀卿旣亡紳受重代養當服之也

又薛紳頃因籍田覃恩乞將叙封母氏恩澤廻授與故
父所生母王氏其薛紳官爵未合叙封祖母蓋朝廷以
擢卿已亡紳是長孫敦以孝道持許封邑豈可王氏生
則輒邀國恩歿則不受重服况紳被王氏鞠育之恩體
尊義重合令解官持齊衰三年之服詔從之皇祐元年
大理評事石祖仁奏叔從簡爲祖父中立服後四十日
亡乞下禮院定承祖父重服禮官宋敏求議曰自開元
禮以前嫡孫卒則次孫承重况從簡爲中子已卒而祖
仁爲嫡孫乎古者重嫡正貴所傳其爲後者皆服三年
以主虞練祥禫之祭且三年之喪必以日月之久而服
之者有變也今中立未及卒哭從簡已卒是日月未久
而服未經變也或謂已服朞不當改服斬而更爲重制
按儀禮子嫁及在父之室爲父三年鄭氏注謂遭喪而
出者始服齊衰朞出而虞則以三年之喪是服可再制
明矣今祖仁宜解官因其葬而制斬衰三年後有如其
類而已葬者用再喪制服遂著爲定式熙寧八年禮院
請爲祖承重者依封爵令立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
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如又無之卽立
庶長孫行斬衰服於是禮房詳定古者封建國邑而立
宗子故周禮適子死雖有諸子猶令嫡孫傳重所以一

本統明尊尊之義也至於商禮則嫡子死立衆子然後立孫今既不立宗子又未嘗封建國邑則嫡孫喪祖不宜純用周禮若嫡子死無衆子然後嫡孫承重即嫡孫傳襲封爵者雖有衆子猶承重時知廬州孫覺以嫡孫解官持祖母服覺叔父在有司以新令乃改知潤州元豐三年太常丞劉次莊請祖母亡有嫡曾孫次莊爲嫡孫同母弟在法未有庶孫承重之文詔下禮官立法自今承重者嫡子死無諸子即嫡孫承重無嫡孫嫡孫同母弟承重無母弟庶孫長者承重曾孫以下準此其傳襲封爵自依禮令

雜議大甲祥符八年廣平公德彝聘王顯孫女將大歸而德彝卒疑其禮制禮官言按禮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云謂無葬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又刑統云依禮有三月廟見有未廟見就婚等三種之文妻並同夫法其有克吉日及定婚夫等惟不得違約改嫁自餘相犯並同凡人今詳女合服斬衰於室既葬而除或未葬但出櫬即除之天聖七年興化軍進士陳可言臣昨與本軍進士黃價同保臣預解送之後本軍言黃價昨赴舉時有叔爲僧喪服未滿臣例當駁放竊思出家

制服禮律俱無明文况僧犯大罪並無緣坐犯事還俗
準敕不得均分父母田園又釋門儀式見父母不拜居
父母喪不經死則法門弟子爲之制服其於本族並無
服式望下禮官詳議許其赴試太常禮院言檢會敕文
冝周尊長服不得取應又禮爲叔父齊衰冝外繼者降
服大功九月其黃僧爲叔僧合比外繼降服大功皇祐
四年吉州司理叅軍祝紳幼孤鞠於兄嫂已嘗爲嫂持
服兄喪又請解官持喪有司以爲言仁宗曰近世蓋有
匿親喪而于進者紳雖所服非禮然不忘鞠養恩亦可
勅也候服闋日與冝職知縣

繼絕熙寧二年同修起居注直史館蔡延慶父褒故太
尉齊之弟也齊初無子子延慶後齊有子而褒絕請復
本宗禮官以請許之紹聖元年尚書省言元祐南郊赦
文戶絕之家近親不爲立繼者官爲施行今戶絕家許
近親尊長命繼已有著令卽不當官爲施行四年右武
衛大將軍克務乞故登州防禦使東牟侯克端子叔博
爲嗣請赴朝朝參起居而不爲克端服太宗正司以聞
下禮官議宜終喪三年遂詔宗室居父母喪者毋得乞
爲繼嗣大觀四年詔曰孔子謂興滅繼絕天下之民歸
心王安石等差無嗣有族子棣已嘗用安石孫恩例官

可以棣爲寡後以稱朕善善之意先是元豐國子博士
孟開請以姪孫宗顏爲孫據晉侍中荀顛無子以兄之
孫爲孫其後王彥林請以弟彥通爲叔母宋繼絕孫詔
皆如所請淳熙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戶部言知蜀州吳
擴申明乞自今養同宗昭穆相當之子夫死之後不許
其妻非理遣還若所養子破蕩家產不能侍養實有顯
過卽聽所養母愬官近親尊長證驗得實依條遣還仍
公共繼嗣

宋史卷一百二十五終

